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春 醒

衛 德 耿 著
湯 元 吉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醒

春

著 耿 德 衛
譯 吉 元 湯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譯者序

春醒 (Frühlings Erwachen) 原著者法郎克衛德耿 (Frank Wedekind, 1864

—1918) 爲德國十九世紀之自然派大家。有文集九卷，中以所著劇本爲最有名，春醒即

其一也。蓋當十九世紀時，德國學校尙極腐敗，教師對於學生，但知授以死知識，於發展學生身心以及精神修養一類之問題，則鮮加注意，而於性的知識，尤諱莫如深。一般青年學

子，一方面既無從得到正當的性的知識，一方面又被困於先天的性的煩悶，因此陷於色

情狂而實行自殺以求解脫者，甚不乏人。當時自殺之風，幾被全國。衛德耿把這種情形看

在眼中，悲憤不能自己，因而做成了這個戲劇。盡情描寫，毫無顧忌。這種偉大的精神，大膽的描寫，真可算得是「前無古人！」此劇作於一八九〇年秋至一八九一年夏季。印行後，

全國大震，尤以教會之反對爲最烈，咸謂此劇內容有不道德嫌疑，理宜禁止。不料禁止未

成，而教育界之積弊，反因此劇日趨改良。先是學生家屬對於學校內政，絕無過問之權。子弟付託是否得人，學校教員是否盡職，這種種重大的問題和學生家屬是向來不生關係的。直至衛德耿此劇出版後，纔把這種空氣打破。現在德國中小以下學校的內政，學生家屬皆有權過問，不像從前把自己的子女聽那班「爲人師長的劊子手」任意去宰割了。

默察國內教育界情形，頗有若干與德國十九世紀相似之處。雖說自新文化運動發生以來，一部分的教育界，已經有了相當的覺悟；然視學校爲噉飯地，茫茫然不知教育爲何事者，仍大有人在。學生入學，原是爲求知識和學做人的道理而來；但普通一班教育家所要求於學生的，卻是生成的聖人。學生偶有小過，他們就用扣分數，退學，以及種種的手段來作恐嚇的工具。衛德耿此劇出版至今纔三十五年，德國學校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願三十五年之後，中國學校也能有同樣的成績！

衛德耿此劇描寫當時德國學校的腐敗，真可謂形容盡致。史志明因爲怕自己留級以後，他父母要嘗失望的苦痛，所以纔去自殺；這事與錢惠明原是絲毫無關的。但學校當

局因爲自己卸不了責任了，——特別是爲了自己的飯碗問題——竟藉口錢惠明所做的一篇論交媾的文章，輕輕把他斥退。手段之毒辣，存心之卑鄙，真能教人歎服！德國退學的辦法有兩種：一種叫做 Dismission，祇限於一校；一種叫做 Relegation，學生一經斥退，則在全國之內，不能再進任何學校讀書。這種事都是不常見的。不像在我國學校，成績不好要退學，告假告多了也要退學，退學的功用，在中國真是無窮無盡！最妙的就是教務會議一段：當陳校長侃侃而談，主張斥退錢惠明的時候，那班教授竟是充耳不聞，惟知爭論窗子問題，頭腦昏聩，殆無以復加！此外如趙德貞父母之虐待親女，貝夫人之貽誤蕙芬，美術研究會會員之荒淫，都能教人驚心動魄。願國內一班做父母，做師長的人，把這幾段文字都細細心的讀一遍！

衛德耿不但是一個大戲曲家，並且是一個詩人及哲學家。他以為世上一切善惡的起源，祇在自私自利四字。譬如我們看見一個小孩跌在井裏而跑去救他，這並不是我們真想利他，也不過是因爲不去救他，自己良心上要感着不安罷了。這個仍然是自私自利

的行爲所以錢惠明忿忿的說：

「原來像你這樣環境好的人，爲了自己的娛樂起見，去做一點慈善事業，就算是死後可以上天堂的好人了。可是那齷齪的人，因爲自己感不着興趣，不去做這種事，也並不能算犯了大錯呀！然而第二種人據說死後是永遠不能超生的！」（見第一本第五幕。）

衛德耿對於道德的見解，和尼采的超人哲學很多相同之點。他說：

「道德是兩個虛量相乘所得的實數。所謂兩個虛量者，一個是應該如此做，一個是情願如此做。」（見第三本第七幕。）

換言之，即人類固當遵守社會上的法制；但是對於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也應有相當的尊重。過於放縱了我們的意志，固能常常軼出正軌；然而過於屈服於法制之下，也往往能够教人完完全全變成一副機器。所以社會上的法制與人類的自由意志，實是相輔而行的，是不可有所偏重的。他這個意思和中國莊子那句「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道理很相近。他鄙棄的是世上一切虛偽的，偏激的道德；他所要求的是由社會上的法制和

人類的自由意志調和出來的合乎人道的道德！

史志明被虛偽的，偏激的道德殺了。錢惠明從感化院裏逃了出來，也想步他的後塵；史志明復極力慫恿之，說是人死了之後可以超越一切，做鬼的自由真是超過了人世萬萬倍。錢惠明因為深悔誤了貝蕙芬，所以就決定跟着史志明歸去，正要把手遞給他的時候，一位蒙着全身的人跑了上來，劈口就說：

「你餓的打戰，那裏還能夠討論這些問題呀！」（見第三本第七幕。）

真是好一個唯物論家的口吻！此隱者非他，生命而已；史志明所代表的，則死而已。所以史志明正當吹牛入盛之時，一見隱者，氣就餒了半截。生和死這兩個念頭在錢惠明腦子裏交戰着，終於是生戰勝了。

史志明問隱者說：

「敬愛的不相識的，當我帶了手鎗朝樹林裏跑的那時候，你怎會不會也偶然的遇見我的呢？」（見第三本第七幕。）

隱者回答他：

「難道你已經把我忘了嗎？你在最後的一剎那，不是還站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的嗎？」（同上。）

所以某隱者，既不是人，也不是鬼，乃是我們人人所有的生之意志。衛德耿以為人生在世，誰能無過。如果稍一失足，就去自殺，乃是大不應該的。我們要貴乎有生之意志。幸福祇能求之於現實的生活之中；死祇有悽慘、蒼涼。所以史志明始終是一個意志薄弱的怯懦的人；錢惠明始終是一個意志堅強，百折不回的強者。因知衛德耿將此劇獻給某隱者之意，不過是想喚起人類的生之意志而已。

劇本不但是寫在紙上給人看的，並且還要能够拿到舞臺上去演。譯劇本已經很難了，加上這一個條件，可就難上加難了。這個劇本裏有幾處用典和引用古代神名及名畫家作品的地方，我都沒有全譯，——當然是在可能範圍以內——因為譯了出來，至少還得加上許多註解，人纔會看得懂，這於看劇本的人雖很方便，然而拿到舞臺上去表演，可

就不適用了。這個劇本裏的人名也太多了，往往一個名字有六七個音，譯出來不但是不好讀，尤其是演員不容易把牠記牢。因此，我就用改譯的法子，把所有的人名地名等一併譯成了中國名字。這於原劇的精神並無損害，而對於表演上卻有莫大的便利。有識之士，諒不致以「削足就履」見譏。

東方雜誌上曾經載過一篇洪深君改譯的劇本少奶奶的扇子，那是一個極大成功的作品。我對於洪君改譯的辦法是極端贊成的；然非有大才力不辦，所以只有空羨慕一番而已。我這個改譯中國名字的辦法，原是一時權宜之計，遇着劇本裏人名不多的時候，（如我譯的歌德的兩個劇本史推拉和克拉維歌，商務印書館出版。）簡直就用不着改譯，所以這是不足效法的。「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爲便利讀者起見，我把劇中人名和我改譯的中國名，立了一個表附在本書背後，讀者不妨參看。）

說到譯書的問題，常見有直譯和意譯之爭。據我看來，直譯至低的限度，也要做到信

達兩個字；那末，這和意譯究竟有什麼分別呢？舉一個淺近的例說：如果現在有一位西洋人翻譯中國「原璧奉趙」這句話，他不老老實實的譯作奉還兩個字，偏要照着原文譯爲「原璧奉趙」，然後再加上許多的註解，這種直譯的方法，豈不是世間第一等笨伯做的事嗎？我的朋友俞敦培君在德文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裏，有這麼一段很重要的談話：

『直譯之弊，在於但知注重單字及文法之排列，而忽略意義上之結構。結果成爲字典式之翻譯，存其皮毛而遺其神態，讀之索然無味。蓋字句僅爲發表思想之工具，同一思想，而表現之方式，所謂語氣風味者，中外實難強同。思想雖藏於字句之間，然爲整個的，流動的，不可分析的，惟能心領神會之，而翻譯之使命，並非爲字句之釋義，乃引渡此種原文之思想也。是故譯文，須先澈底了解原文之意義，字裏行間，已無半點疑惑，然後融會於心，揣摩中文之語氣，筆而出之。經此一番融化，則所譯之文，自有整個的，流動的，原作之思想存於其內，而無晦澀難明之虞矣……』

嚴復在他的天演論裏也說：

「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隨舉隨釋，如中文之旁支，後乃遙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數十百言。假令仿此爲譯，則恐必不可通；而刪削取徑，又恐意義有漏。此在譯者將全文神理融會於心，則下筆抒詞，自善互備……」

各國文字組織不同，語氣風味亦各有異，所以譯書祇有意譯之一法。直譯云云，簡直是一個不通的名詞——意譯當然也要做到信達兩個條件。倘有人解作「任意翻譯」或竟實行「任意翻譯」，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衛德耿這個劇本在德國已經翻印了許多版了；英、法、日、意等國也都把牠翻成本國語了。我現在恭恭敬敬的把我這個簡陋的譯本呈於國內一般青年之前；希望大家都從此認識了我們的那位隱者！

翻譯此劇時，承德友 F. Schierlitz 君時時指點我，使我懂得許多難解的地方；完後，承楊鍾健 兄替我初次校閱，沈君怡 兄在百忙中替我二次校閱，我很感激他們。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元吉序於德國明星。

參考書舉要

卷

1. Frank Wedekind: Gesammelte Werke.
2. M. Geissler: Führer durch die deutsche Literatur.
3. P. Fechter: Frank Wedekind.
4. A. Kutscher: Frank Wedekind.

本序

此劇爲我當年求學海外時所譯，匆促執筆，內中頗多不自愜意之處，現雖將全書校閱一過，然百忙中定多未及修正之處，尙望讀者不吝賜教爲幸！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仲秋譯者謹序。

第一本

第一幕

(貝繩武家中)

貝夫人和她的女兒蕙芬小姐)

蕙芬 媽媽，你爲什麼把我這件新衣服做的這麼長呢？

貝夫人 你今天滿十四歲啦！

蕙芬 早知道你要把衣服做的這麼長，我還是情願不要長到十四歲的好。

貝夫人 衣服並不長，蕙芬，究竟要怎麼樣纔稱你的心呀？你自己長的這麼快，一年一長

就是兩三吋，能怪我衣服做得太長嗎？你現在已經十四歲了，難道還好穿着那麼短的衣服，露着膝蓋在外面跑嗎？

蕙芬 不論怎樣，我那件短衣服總比這件長道袍稱身些。媽媽，還是讓我穿那件短的吧，等過了夏再換新的。我看就是等我長到十五歲的時候去穿牠，也不至於嫌短呢。媽媽，把牠藏起來，等到我明年生日的那天給我穿吧，現在穿了只白白糟蹋了東西。

貝夫人 唉，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了。其實，我何嘗不情願你永遠像現在這般樣子。你瞧，那些和你同年的女孩兒們，一個個都是長的又粗又胖，你卻和她們完全相反。等到她們長成大人的時候，不知道你又變成個什麼樣子了。

蕙芬 誰知道，也許我沒有這一天，也未可知呵。

貝夫人 兒呀，你怎會想到這上頭去的！

蕙芬 不，媽媽，不要傷心！

貝夫人 （吻蕙芬）我的心肝！

蕙芬 我晚上睡不着的時候，往往就要想到這上頭去。我非但覺得不傷心，並且還格外睡的舒服呢。媽媽，一個人想這種念頭，是不是不應該的呀？

貝夫人 去把那件衣服掛在櫥裏；還是穿上你那件短的不像樣的寶貝衣服吧。等我有空的時候，替你下面接一節上去。

蕙芬 （把新衣服掛在衣櫥裏）哦，那就索性等我長到二十歲的時候再去縫吧。

貝夫人 只要你不怕冷。那件短的你當初穿了還嫌長呢，現在你瞧……

蕙芬 現在快就夏天了，還怕冷嗎？媽媽，膝蓋受了涼，總不會生喉症的吧，何必這樣膽小呢。像我這樣的年紀，凍是凍不壞的，尤其是腿上不會怕凍。難道受了熱倒是好的不成，媽媽？——哼，假使我早晨不剝掉袖子，晚上不脫了鞋子襪子跑到你跟前來，就算是你的造化了。——就是我必不得已得穿那件長道袍的時候，我裏頭還是穿那又薄又輕鬆的——媽媽，不要罵我，穿在裏頭有誰看得見呀。

第二幕

(樹林前一片草地 星期日下午六個中學生——錢惠明，史志明，張堯成，周希人，

吳炳麟，劉怡祖——在上面追着玩)

錢 這沒有什麼趣味，我不玩了。

周 那末，我們也只有停止了。——惠明，你功課做好了沒有？

錢 你們只管玩你們的就是！

史 你現在到那兒去？

錢 散散步。

吳 天就黑了，還散什麼步？

張 你功課做好了沒有呀？

錢 難道天黑了我就不能散步嗎？

劉 中美洲——路易十五——六十句荷馬的詩——七個方程式——

錢 受罪的功課！

吳 要是明天沒得拉丁文作文，就要輕鬆多了。

史 想不得，想起了總離不掉那討厭的功課！

周 回家啦。

吳 我也回家做功課啦。

劉 我也回家，我也回家。

張 惠明，再見。

錢 再見。

（大家走了，只剩下錢惠明，史志明兩人。）

錢 倒很想知道我們活在世上究竟是爲了什麼呢！

史 對於我，與其讀那斷命的書，倒還不如當一匹拉車的馬要舒服得多呢。——我們爲什麼要進學校呢？——爲的只是好教人來考我們罷了！——爲什麼又要考考試呢？又不過是爲的好教我們留級罷了。——光爲了上一級的課堂只容得下六十個學生的原故，就要教我們班上七個人留級——我自聖誕節以來，心頭怪慌……要不

是我爸爸管着我，我早就做苦工當水手去了。

錢 還是談談別的事情吧。——（兩人踱來踱去的散着步。）

史 那邊來了一隻黑貓，尾巴豎得高高的，你看見嗎？

錢 莫非是有什麼預兆吧？

史 誰知道。——牠剛從那邊跑過來，不見得有什麼預兆的。

錢 我覺得人生的路上到處都是滿佈着天羅地網在呀。你剛從宗教的漩渦裏跳出來，倒又陷在別一個漩渦裏了。——志明，我們坐到這棵榭樹底下來談天。春風吹過山巔，我真想當個樹神，站在那邊森林裏的樹梢，整通夜的臨風飄搖呀……

史 把你的背心打開來，惠明！

錢 嘿，好風！

史 天這麼快就黑了，伸出手來已經看不清楚了。惠明，你在什麼地方呀？——惠明，我覺得人類的羞恥心是教育出來的，你以為是不是？

錢 這個問題我前天還細細想過，我覺得這實在是先天的。譬如現在要你在你的一個頂要好的朋友面前把衣服完全脫掉，那他若不同時脫掉的話，你總不見得好意思脫的。——不過這多少也是一個時髦不時髦的問題罷了。

史 我常常的想，要是我自己將來有了兒女，我總叫他們從小就同一間屋子。最好是同一張床上睡覺；早晚叫他們彼此幫着穿衣服脫衣服；熱天不論男女，白天都只准他們穿一件毛做的短衣，用一根皮帶束住腰——我想他們這樣習慣之後，長大了，對於異性的好奇心，總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發達了。

錢 這話我是絕對相信的，志明——不過女孩兒萬一有了孩子卻怎麼辦呢？這倒是一

個大問題。

史 怎麼會有孩子呢？

錢 我覺得這是動物的本能，是無法避免的。譬如我們把一隻雄貓和一隻雌貓自小就關在一個同外界隔絕了的地方，不叫牠們有看見兩性生活的機會，可是我敢說，雌貓終有一天是要生小貓的。

史 性慾衝動在禽獸本來是無需乎啓發的。

錢 在人類恐怕更無需乎啓發呢！你說將來要叫你的子女同在一張牀上睡覺，可是請問，如果一旦你兒子衝動起來了，那——哼，我願和你打賭——

史 這話固然是不錯；不過——

錢 不過什麼，女孩兒大了也是一樣的，並不是女孩兒就不會……固然，我們並不能一定說她們是怎樣怎樣……不過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並且同是人類，對於異性的好奇心，誰能沒有呢？

史 我現在要問你一句話——

錢 什麼？

史 可是你一定要答我的？

錢 當然哪！

史 真的嗎？

錢 敢向你罰咒是真的。——你要問什麼呀，志明？

史 你那篇東西已經做完了沒有？

錢 原來是問這個，爲什麼不爽快快的說出來呢！又沒有第三個人在這裏，怕什麼！我的兒女們，白天當然得叫他們在院子裏和花園裏做各種的工作和遊戲玩，如同體操呀，騎馬呀，因爲他們精神玩倦了，晚上睡起覺來自然就會安穩了。尤其是牀上的褥子不能像我們現在這樣的軟。我們現在簡直是太驕養慣了。——我想我們如果睡在木板上，就不會做夢了。

錢 我現在每晚都睡在網做的「吊牀」上，要等到秋收之後，才回到牀上去睡呢。我的床是可以摺起來的，我已經把牠藏在火爐背後了。——去年冬天有一晚上，我做夢把我家裏養的那隻狗打的動也不能動了纔罷。這是我有生以來所做的一個最惡的夢。——你爲什麼儘朝着我望？

史 你做夢的時候，可曾覺得什麼？

錢 覺得什麼呀？

史 你先前說的什麼，已經忘了嗎？

錢 是不是性慾衝動呀？

史 對啦。

錢 ——可不！

史 我也是……

錢 我早就覺得了！——已經快一年了。

史 我那時就如同着了電似的。

錢 你有夢沒有？

史 有，可是短的很……夢見一個女人的腿，穿着天青色的衛生褲，走上一座講臺去——

——老實告訴你，我那時以爲她要跨上去呢——可惜不會看得真切。

錢 朱書城還夢着他的母親呢。

史 是他親自告訴你的嗎？

錢 唔，在那邊小橋上。

史 你那裏知道我自那一夜起，受了多少苦痛呵！

錢 是不是覺得良心上過不去？

史 什麼良心上過不去——簡直是嚇死人啦！

史 哦——

我當時以爲一定是內部受了傷，所以纔這樣，並是以爲我是沒有治好的希望了——

——後來因爲我開始寫回憶錄，心裏纔漸漸安靜下來。唉，惠明，這三星期以來，我簡直是跟耶穌臨終時一樣的在受難呵。

錢 我早先對於此事多少已經明白，所以第一次除開稍微有點害羞之外，別的感覺一點沒有。

史 唉，像我這虛大一歲的人！

錢 年齡一層是不值得注意的，因爲依我的經驗看來，這件事與年齡原是毫無關係的。你可認識那黃頭髮，老鷹鼻子的李源生，他比我大過三歲，姚文龍說他一直到現在，還不過是夢着些吃點心跟杏仁甜醬的事情罷了。

史 這我可有點不懂了，姚文龍怎會知道別人的祕密呢？

錢 他親自問李源生的。

史 他問李源生的？——我可不好意思問人家這一類的話。

錢 罷了，你剛纔不是還問我的嗎？

史 可不是——但是姚文龍這小子的膽子也真够大的了——這簡直是跟我們在開

玩笑，而我們據說還得感謝呢！我記得我從來不曾想到這上頭去過，可是性慾衝動自然然而就發生了，往往弄的晚上連睡覺都不得安穩。唉，世上比我好的兒子有多少，我父母爲什麼偏偏生了像我這樣的一個兒子。他們怪我不該跑到世上來；其實我是怎樣生下來的，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惠明，你可曾想過這個問題，我們究竟是怎樣跑到這世上來的？

你連這個還不知道嗎，志明？

史 錢 教我從那裏去知道呢——雖然我日常看見雞兒生蛋，日常聽說我母親非常的愛

我，可是從這裏頭實在研究不出什麼道理來呀——我記得我還只有五歲的時候，只要一看見美人畫兒，就往往發了呆。我這個感覺雖早就失掉了，然而現在每逢同女子談話的時候，腦子裏總還有些不三不四的念頭。可是什麼念頭，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

錢 我來說給你聽吧。——我所有關於這一類的知識，有的是從書畫裏看來的，有的是從觀察自然得來的。說給你聽了，你還要吃驚呢。我當初簡直變成一個無神主義者了。我也曾把這些話告訴過朱書成，朱書成又跑去告訴姚文龍，不料這小子早在他保姆那裏通通聽過了。

史 我曾經把百科全書從頭至尾翻了一遍，只看見整千整萬的生字，卻不會得到一點兒解釋。牠這種羞恥心真可笑極了！——唉，像這樣重大的人生問題都不載，這種百科全書還要牠何用！

錢 你可曾見過兩隻狗在街上追着跑？

史 沒有！——惠明，請你今天不必向我說了，我中美洲跟路易十五還沒有預備熟呢。除此以外，還有六十句荷馬的詩，七個方程式，跟一篇拉丁文的作文——明天老子大概又得倒霉啦，爲了多騙幾分分數，人卻呆得同牛一樣了。

錢 同到我家裏去，不要一點鐘工夫我詩也背熟了，方程式也做完了，兩篇作文也做好

了；只要我故意寫上幾個錯字，先生也就看不出是別人代你做的了。功課做完之後，請媽媽替我們沖一壺檸檬茶，讓我們來舒舒服服的談一談蕃殖的問題，豈不好呢。

史 不成——我一談起這問題，心就亂了。你如果和我要好的話，請你還是把你關於這一類的知識儘量寫出來吧。不必寫得太長，可是要清楚，明白。等明天上體操課的時候，請你把牠夾在我書裏，神不知鬼不覺的讓我帶回家去，等我偶然尋了出來的時候，細細的去看牠……如果有必須要畫圖說明的地方，就請你同時畫了上去。

錢 這樣躲躲閃閃的，真像一個女孩子——好吧，照你的話去寫是啦！這個工作對於我一定是很有趣的。——志明，還要問你一句話。

史 什麼話？

錢 ——你可曾看見過女子？

史 不知看見過多少了。

錢 但是全身的？

史 完完全全看見過了！

錢 我也是——那末，我用不着畫什麼圖了。

史 去年打靶節，我在一家陳列館裏看見過許多解剖模型。這事幸而沒有給學校知道，否則，早就給牠開除了。——那些模型美得就跟青天白日一樣，並且還那末維妙維肖的！

錢 我去年夏天和我母親在杭州——怎麼，你想回家了，志明？

史 回家做功課去——再會。

錢 再會。

第三幕

(貝蕙芬，趙德貞，戴蘊娥三人手挽手的從街上跑過來)

趙 這麼濕的路，鞋都濕透了！

貝 好大的風，刮的人臉都疼！

戴 風吹的我氣都透不轉了！

貝 走到那邊橋上去吧！梁蘭清告訴我說是水太大了，河裏漂滿了樹枝，那班中學校的

學生就在河上搭了一條浮橋，昨晚錢惠明跑在上面，幾乎不會淹死在河裏呢。

戴 哦，他能游水的！

趙 對啦，我正想說呢。

貝 他要是不会游水，怕不早就淹死了！

戴 德貞姊，你的辮子給風吹散開來了。

趙 聽牠去吧，我真日夜爲這條辮子氣壞了。像你這樣的短頭髮不許我梳，像蕙芬姊那樣的頭髮也不許我梳，劉海又不許我梳，就是在家裏不出去也要我梳辮子——統統是爲了我那位寶貝姑媽！

貝 明天上宗教課的時候，我帶一把剪刀去；等你背聖經的時候，我來替你剪掉牠。

趙 阿彌陀佛，那不要給我爸爸骨頭也打折了呢。媽媽起碼也得把我關在煤窖裏三天三夜不放我出來。

貝 德貞姊，你爸爸用什麼東西打你的？

趙 我往往覺得他們要是沒有我這個現世寶，也要感覺到缺少了什麼呢。你怎能這樣說呢！

趙 你們的父母是不是連衣襟上帶一條淡青色的帶子，都不允許你們的？

戴 我媽媽只許我戴淡紅色的，她說淡紅色的纔同我的黑眼睛配呢。

趙 我覺得淡青的對我很配，所以就帶了一條淡青色的。媽媽說我不聽她的話，晚上揪住我的辮子，把我從牀上拖了下來，我拍的一下就爬在地上了。——媽媽每晚都帶着我們做禱告呢……

貝 我要是處在你的地位早就離開他們了。

趙 她把我從牀上拖了下來，罵我說是「不是給我猜着了嗎，她又不聽我的話了！——不是給我猜着了嗎！——我要等着瞧呢，至少我做母親的，日後總不給你說是我誤了你的……」

戴 哦——哦——

趙 蘊娥姊，你可猜得出我媽媽究竟是什麼用意嗎？

戴 我猜不出。——蕙芬姊，你呢？

貝 要是我，當場就問了她了。

趙 我躺在地上叫喚，爸爸跑了進來，一把抓住，就把我的小衣拉下來了。我嚇的朝房門

外就逃，媽媽又說：「你瞧，這小蹄子衣服也不穿，就要朝街上跑了……」

那會有這樣的事，德貞姊！

趙 我凍的打戰。那夜她們罰我在布袋裏睡了一夜。

戴 我是無論如何不能在布袋裏睡覺的！

貝 我倒情願替你在布袋裏睡一夜呢。

趙 只要不挨打，倒還將就得去。

戴 睡在布袋裏，可不要把人悶死嗎！

趙 頭放在布袋外面，齊頭頸用繩縛住，不會悶死的。

戴 等你放在布袋裏之後，他們再來打你，是不是？

趙 不，如果沒有什麼特別原因，她們也就不打了。

貝 德貞姊，她們究竟用什麼東西來打你的？

趙 什麼東西都用過。——你如果睡在牀上吃一片麵包，你媽媽是不是就要罵你沒規

矩的？

不是，不是。

趙 我也是這樣想，怕有的母親看了，嘴裏雖不說，心裏卻喜歡的什麼似的呢。——要是我自己將來有了子女，我總不去拘束她們，任她們像花園裏的野草一樣的去自由發展。花園裏的野草，人愈是不去注意牠們，牠們愈是長得好看。至於玫瑰花，人愈是培植得好，牠愈是一年比一年沒有生氣。

戴 要是我將來生了子女，我只准她們穿淡紅色的衣服，戴淡紅色的帽子，穿淡紅色的皮鞋，只有襪子准她們穿黑的。當我出去散步的時候，叫她們在我前面跑，那是多麼有趣呀。蕙芬姊，你的意思怎樣？

貝 難道你們知道你們準會有小孩子呢？

戴 爲什麼我們就不會有呢？

趙 蕙芬姊說的不錯，我姑媽不是也沒有生小孩嗎？

戴 傻丫頭！她沒有出嫁，怎會生孩子呢。

貝 可是我姑媽嫁了三次，也總沒有生育過一次呀。

趙 蕙芬姊，你將來如果生起孩子來，是喜歡男的呢還是女的？

貝 男的！男的！

戴 我也喜歡是男的！

趙 我也是情願生二十個男的，只不要生三個女的。

戴 女孩子太婆婆娑娑了！

趙 我要不是生成是一個女子，我真不情願再做下去了。

貝 德貞姊，我覺得這也是各人的嗜好罷了。譬如我現在總覺得做女子是幸福的；就連

王太子我也不肯同他換呢。——雖如此說，卻不知道爲什麼自己的兒女，總是喜歡

要男的。

戴 罷了，罷了，這都是些傻話，蕙芬姊！

貝 蘊娥姊！你能說被一個男子愛上了，不比被一個女子愛上了幸福萬倍嗎？

戴 不見得。就拿森林事務員韓立鈞夫婦來說吧，你總不能說他愛他夫人的熱度比他夫人愛他的程度來得高吧！

貝 我正要這樣說呢，蘊娥姊！——韓立鈞原是個窮光蛋，現在做到森林事務員，自然要得意了。——他夫人呢，因為能嫁給一個比她自己的境遇要好上萬倍的男子，自然覺得是很幸福的了。

趙 蕙芬姊，你家庭這樣圓滿，你自己不覺得得意嗎？

貝 我從來不會有過這樣的傻想。

趙 要是我處了你的地位，我是何等的驕傲呵。

戴 你看她那樣趾高氣揚，不是驕傲是什麼！

貝 我爲什麼要驕傲呢？！我只覺得我做了女子是幸福的。如果我不是女子，我一定自殺了，預備來生——

（錢惠明走過去，向她們招呼了一下。）

戴 他的頭可真不錯。

趙 看了他，我就想起亞里斯多德的學生亞力山大來了。

戴 哦，希臘史我差不多都忘記了。我只僅僅記得蘇格拉底坐在木盆裏，亞力山大騎着驢子打他跟前過，他叫亞力山大的驢子不要擋住他的太陽那一段故事了。

貝 據說他在全級中考第三名呢。

戴 他們的教員楊鸞鳴楊拐子說他要是再用功些，還可以考第一名呢。

趙 他的額角確是不錯；可是他那個朋友的兩隻眼睛纔有神呢。

戴 是不是史志明？這個磕睡蟲！

趙 我同他談過幾次話，彼此倒還談得來。

戴 這個小子簡直不能遇見他，遇見他就要教人丟臉。前回在姚文龍家裏跳舞場上遇見他，他拿出糖來請我吃，我接在手裏一摸，那曉得又軟又暖，問他，他說是放在褲子

袋裏太久了，你們想他糊塗不糊塗！

貝 你們評評看，那天錢惠明還同我說，他現在不信神，不信天堂，甚至於世上的一切都
不信了。

第四幕

(某中學前的公園 錢惠明，周希人，吳炳麟，張堯成，姚文龍，李源生六人聚在一起

談天)

錢 你們可有那個知道史志明現在躲在那兒？

吳 他嗎？他可會倒霉啦！他可會倒霉啦！

周 瞧着吧，他這樣幹下去，總有一天要給人捉住的！

李 現在我無論如何也不情願處在他的地位的！

張 這簡直是胡鬧！——簡直是無恥！

錢 你——你們究竟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呀？

吳 問我們知道他做了什麼事嗎？——待我來告訴給你聽呀……

李 給史志明知道了可不成，我是什麼也沒有說。

周 我也沒有！

錢 你們要是不馬上說出來……

張 簡單說給你聽了吧，史志明偷跑到會議室裏去了。

錢 會議室……？

周 可不是嗎！一下拉丁文的課，他就跑去了。

吳 他故意等大家走完了，他纔走的。

李 我從走廊轉灣的時候，看見他剛在開門呢。

錢 你遇見……！

李 只要他不遇見鬼，就行了！

吳 大概是教務處把鑰匙忘在會議室的門上了。

張 不然，就是史志明自己帶了鑰匙去開的。

周 這樣的事他倒是會做的。

李 查出來了，運氣好的，星期日下午罰他在校裏坐半天。

張 並且在文憑上得到一個批語！

周 像他那樣的成績就是沒有今天的事，會不會退學，已經是很有問題了！

姚 嘿，那不是他來了嗎！

錢 看他臉白的就同死人一樣。

（史志明極度興奮的跑來。）

李 史志明，史志明，你幹得好事呀！

史 —— 沒有什麼 —— 沒有什麼 ——

張 你在熱得發昏啦！

史 —— 爲的是運氣好 —— 有福分 —— 跟開心不過呀 ——

周 你給校裏的人帶住了嗎？！

史 我考過去了呀！——惠明，我及格啦！——就是現在天翻地覆我也不怕了——我及

格啦！誰也料不到我會及格的——連我自己都不明白——我顛來倒去足足看了有二十遍！——我自己不相信，可是看來看去還是一樣！我是及格啦！——（笑）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只覺得怪奇怪的——就像是地在我眼前打轉呢……

惠明，惠明，你那裏知道我這幾個禮拜以來，擔的什麼心思呵！

姚 史志明，恭喜你！——你這樣過去了，總算是你的運氣！

史 哼，小龍兒，你那裏知道我當時是冒着何等的危險呵。我在會議室門口已經足足等了三個星期了。一直等到今天，會議室的門恰好開着，我再也忍不住了，立刻躡手躡脚的閃了進去，我想當時就是有人送我一百萬塊錢，也決按不住我。——我進了門之後，馬上把成績簿打開來找我的名字，一面找，一面嚇得不住的打戰，門老是——

……門老是？

史 門老是開在那兒。——後來是怎麼出來的，怎樣下樓的，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

——劉怡祖可會及格？

姚 及格，及格，小龍兒，他同我一樣的及格了。

張 那你一定看錯了。我們數來數去，升級的要是連你和劉怡祖一齊算在裏頭就有六十一個人，而上一級的課堂明明只容得下六十個人罷了。

史 我一點都沒有看錯。劉怡祖和我的的確確是升了級了，不過都是試讀的性質罷了。等過了第一季，纔能決定誰留級誰不留級呢。——可憐的怡祖！——唉，經過了這麼多的困難，我現在什麼都看透了，縱使留了級也沒有什麼大不得了呵。

周 瞧着吧，一定是你留級的。我情願和你賭五塊錢，好不好？

史 你一文不名，誰和你打賭，賭輸了，還得要去當褲子呢。——自今天起，我要好好用功了！——老實同你們說，你們信也好，不信也好，我早就下了決心了，要是我此番沒有能升級，我早就自殺了。

張 吹什麼牛！

吳 你這個老鼠膽子，敢自殺！

周 我倒真想看你自己殺呢！

李 給他一個耳光吃吃！

錢 (打了他一個耳光)——來，志明，我們到森林看守所那邊去走走！

吳 你信他剛纔吹的牛嗎？

錢 信不信於你有甚相干？——志明，莫理他們，我們到城外去吧！

(中學校的教員汪志成，楊鑾鳴走過去。)

汪 楊先生，我真不懂，像錢惠明這樣的好學生，怎會喜歡同史志明那樣的壞學生在一起打渾的。

楊 我也是不懂，汪先生。

第五幕

(晴天的下午 錢惠明和貝薰芬彼此在樹林裏遇着了)

錢 是你嗎，薰芬姊？——你一個人在這裏幹麼呀？——我在樹林裏穿來穿去，足足跑了

三點鐘，不曾見一個人，不料竟在這裏遇見了你！

貝 唔是我。

錢 要是我先前不認識你是貝薰芬姊，我還當你是樹上落下來的樹神呢。

貝 不是樹神，不是樹神，我是貝薰芬。——你從那裏來呢？

錢 我是信步跑來的。

貝 我是來尋車葉草的，媽媽做五月酒要用。她本想和我一起來的，剛出門的時候，我姑媽來了，她最怕爬山，所以媽媽就留在家裏陪着她，叫我一個人來了。

錢 你車葉草尋着了沒有呢？

貝 尋滿一籃子了。那邊柵樹底下有的是。——現在我想尋條出路，我好像是走錯路了。你可能告訴我現在幾點鐘了？

錢 剛過三點半鐘。——你和你媽媽約定什麼時候回去的？

貝 我還以為已經很晚了呢。我纔在那邊河邊草地上睡了一覺，做了幾個夢，醒了轉來一看，我只以為時候已經不早，天都快黑了。

錢 要是你家裏還不等你回去的話，我們何不再到草地上去躺一會兒。我最喜歡坐在那邊的柵樹底下，把背靠在樹幹上，從密葉縫裏瞧那一滴一滴的青天，真能教人如同受了催眠術似的，不肯回去。地上給太陽晒的還是暖暖的。——蕙芬姊，我很久就想問你一句話了。

貝 可是我五點鐘以前一定要到家的。

錢 好吧，我們停會兒一同走就是。我替你提着那個籃兒，只要從那邊繞一個小灣，十分

鐘就到了橋上了。——像這樣躺在地上，把頭撐在手上，腦子裏就立刻發生了許多奇妙的思想……

（兩人坐在樹樹下談天）

貝 惠明哥，你先前想問我什麼？

錢 我聽說你常常送飯，送錢，送衣服給那些窮人家，這究竟是出於你的本願呢？還是你媽媽吩咐你送去的？

貝 大都是媽媽吩咐我送去的。這些做散工的窮人家，子女又來得多，遇着男子沒有工做的時候，一家的人就得挨餓挨冷。在我們家裏從前贖下來的舊衣服，都是整箱的放在那裏，毫無用處。但是你怎會想到問這的呢？

錢 你媽媽教你做這種事，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呀？

貝 再願意也沒有了！你這問的好奇怪！

錢 但是那些做工人家的小孩子那樣齷齪，女人又都是有病的，屋子裏堆滿了垃圾，男

人又妬忌你，因為你用不着做工，卻享這般幸福……

貝 惠明哥，你這些話都是不確的。倘若真是這樣，那我更願意去了！

錢 更願意去，這是什麼意思？

貝 我更願意去，因為我感到的快樂更大的原故。

錢 那末，你是爲了自己能够得到快樂，所以纔幫助他們的？

貝 我只曉得他們窮，所以就去幫助他們。

錢 可是你自己如果得不到快樂，那你就不能去了？

貝 就是感着快樂也怪不着我呀！

錢 我一月以來，所放心不下的問題，現在可明白了。原來像你這樣環境好的人，爲了自己的娛樂起見，去做一點慈善事業，你們就算是死後可以上天堂的好人了。——可是有那苛刻的人，因爲自己感不着興趣，不去做這種事，也並不能算犯了大錯呀！

貝 哦，你要是親自去過，你就知道這是很有興趣的事了！

錢 然而第二種人據說死後是永遠不能超生的！——牧師伍宗德，伍大肚皮上課的時候，常說人貴有犧牲的精神，我倒要做一篇文章去請教請教他呢。如果他不能給我一個圓滿的答復，我以後再也不去領教他跟在他那兒受堅教禮了。

貝 不要這樣，你父母要生氣的。受堅教禮又不是砍頭的事咯。也許受堅教禮的時候，我們女孩子不用穿白衣服，你們男孩子不用穿長褲子，我們許倒要高興得多呢。

錢 世上那有真正肯犧牲自己的人呵。「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句話，說的再切沒有。怎麼，這樣正經的問題，你笑？而我卻把這問題看的就跟我自己被放逐了一樣的嚴重呢。——喂，你先前躺在那邊草地上做了些什麼夢呀？

貝 哦，儘是些傻事，癡想罷了。

錢 醒着做的！

貝 我夢見我是一個叫化子，早晨五點鐘就得到街上去，整天的在風雨裏叫化，碰來碰去又都是些狠心腸的人。晚上又餓又冷的跑回家去，因為叫化的錢太少了，爸爸揪

住我就打——

錢 這一類的夢我也做過，這都是平常聽了那種傻童話的結果，請你相信我的話，像你剛纔說的那種狠心腸的人，現在世上已找不出了。

貝 哦，有的是，惠明哥，你弄錯了。——趙家的德貞姊每天晚上都挨打，第二天身上一條一條的傷痕還能看的清清楚楚的呢。唉，這個苦命的丫頭，聽她說起挨打的情形來，真教人冒火。我爲她傷心極了，晚上爲她往往把枕頭都哭濕了。近來幾個月以來，我常常想設法去救她呢。——我很情願去替她受十天八天的苦。

錢 這個很容易辦的，只要把她父親向法庭上一告，這孩子便可跳出火坑了。

貝 我長了這麼大，從沒有給人打過，因此簡直不知道被打究竟是怎麼個滋味兒。我有時自己打着自已玩，可是一點都覺不着什麼。我想，那一定是很難受的吧？

錢 我真不信小孩子因此就會改好的。

貝 因什麼？

錢 因着打。

貝 —— 例如拿這條樹枝來打！—— 哈，這也够軟够細的了！

錢 牠能抽出血來呢。

貝 你肯拿牠打着我試試看嗎？

錢 打誰？

貝 打我。

錢 這什麼話呀，蕙芬姊？

貝 打着玩的，有什麼要緊？

錢 罷了，罷了，我是不打你的。

貝 我允許你打也不打？

錢 永遠不打的，姑娘！

貝 可是我在請求你呀，惠明哥？

錢 你這人怕發了瘋吧？

貝 我有生以來還沒有給人打過！

錢 要是你一定要我打——

貝 ——求求你——求求你——

錢 我來教你求呀！——（用樹枝打她。）

貝 哦，我一點兒都不覺着什麼！

錢 你穿了這麼厚的衣服，自然覺不着什麼了……

貝 那末你打我的腿好了。

錢 蕙芬！——（打的比較重了一點。）

貝 你是在用手摸我呀！——你在摸我呀！

錢 好，等我來替你打鬼呀！（把樹枝丟開，捏着拳頭使勁的朝蕙芬腿上打去，打的她叫苦連天。他理也不理，如同發了狂似的，仍然打下去，一邊自己的眼淚直淌。忽地又住

了手，跳了起來，傷心極點地嗚咽着抱了頭向林後逃去。

第二本

第一幕

(錢惠明的書房 窗子敞開着 桌上點着煤油燈 錢惠明和史志明倚在沙發

上談天)

史 現在我的精神又恢復了，不過還稍許有點興奮罷了。——先前上希臘文的時候，簡

直打了一點鐘的瞌睡，孫可法孫結巴不知道怎麼會沒有看見，不曾跑來捏我的耳朵的。——早上只差一毫，就又遲到了。——我一醒來，就拼命背那希臘文的動詞變

化，後來吃早飯和跑在路上的時候，也是儘着的背，背媽的，連眼睛都背花了。——昨

夜我一定是在三點鐘以後伏在桌上睡着的，手裏拿的鋼筆還在書上弄了一個墨

水漬呢。早晨老媽子把我叫醒來的時候，煤油燈還在冒烟呢。窗子外面的烏兒叫得怪好聽的，可是我心裏只是悶悶不樂的。我帶上領帶，用刷子刷好頭髮。——可是熬了一夜，自己終究是有點覺得的。

要我替你做一枝香煙嗎？

史 | 錢

謝謝，不要——唉，我但能天天這樣豈不好！我現在只一心想用功，用到我眼珠突出不能再看書的時候纔罷。——開學以來，劉怡祖已經有六次回答不出了，三回上希臘文，兩回上楊拐子的課，一回上文學史。我自己纔得五回呢，從今天起，大概不會再問不出了。——劉怡祖是無論如何不會自殺的。他父母又不犧牲了一切去培植他，他就是去當兵做水手，也沒有人來管他。要是我現在一留級，那我爸爸固然要氣死，媽媽也得馬上進瘋人院。這我是不忍看見的。——沒有考試之前，我一心只求上帝早早超度了我，免得去受罪。總算上帝有靈，居然給我混過去了，可是現在我好像還看見他頭上的光圈遠遠地照着我，教我日夜不敢朝他望呢。——現在混是混過去

了；但是試讀一季的結果，還不知道是是如何。如果仍舊是留級，那我的性命終是不保的。

錢 人生真沒有意思，我簡直想吊死在一棵樹上纔暢快呢。——怎麼我媽媽還沒有把

茶拿來！

史 這會兒喝點茶，對我是非常好的，惠明！我在抖呢，精神是散漫極了。你摸摸我看，究竟還是我不是呀？我耳朵雖能聽，眼睛雖能看，可是一切都像是在夢裏一樣——哦，一切都是這樣興緻勃勃的。——外面籠照在月光下面的樹林，那般清靜，那般遼遠，如同沒有涯際似的。啊呀，這樹林恐怕有鬼怪，怎麼有幾個人一般模樣的一冒頭又不見了。他們好像是在那棵栗樹底下開什麼會議呢。——惠明，我們下去走走好嗎？

喝了茶再去。

史 外面的樹葉兒給風吹得沙沙的響，使我頓想起祖母當年對我說故事的情景來了。我聽她說過一個無頭女王的故事。這位女王長的就同太陽一樣，比任何女子都漂

亮，只可惜生下來就沒有頭。她既不能吃東西，也看不見什麼，也不能笑，接吻不用說是更加不能了。她遇着要吩咐人做事的時候，光是做手勢。如果她躲起雙腳，就算是表示她要和人宣戰或是殺人。有一次她給一位國王打敗了，事有湊巧，這位國王正生着兩個頭，頭上一年到頭長滿了頭髮，兩個傢伙更是天天爭吵，不肯一刻兒停止。宮裏的那位大法師見了這無頭女王頓時計上心來，只用了一點魔術，便把那小一點的頭取下給這女王裝上，卻也奇怪，裝上之後，就如天然生成的一般。不久那國王就娶了她做老婆，從此，那兩個頭再也不吵嘴了，時時彼此吻着額角哪，面孔哪，嘴哪，那樣享了一輩子的幸福……可恨這無聊的故事自從這一次的假期以後，我再也不忘不掉那無頭女王了。我每逢看見漂亮的女子，就當她是沒有頭的；有時又忽然覺得自己是無頭女王似的……許有一天我還得裝上一個呢。

（錢惠明的母親送熱茶進來，放在桌子上）

錢母 茶來啦，你們好好喝吧。史先生，你好嗎？

史 多謝伯母關心。——外面樹林裏像是有人在跳舞唱歌，我正在聽呢。

錢母 你臉色可不好看。——莫非身上不舒服嗎？

史 倒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我這幾天晚上睡得稍許遲了一點。

錢 媽媽，你想，他爲了預備功課，整夜沒有睡呢。

錢母 史先生，你不應該這樣做的，身體是要保重的。弄出病來，學校是不會來賠償你的。

——還是常到新鮮空氣裏去跑跑。像你這樣年紀，把身體弄結實了，只有比滿口「之乎者也」還要緊呢。

史 伯母這話不錯，我以後要常常的散步了。散步的時候，也是能够用功的啊，我從前怎會沒有想到這一點的！——不過動筆的東西，總得要坐在家裏做纔行。

錢 到我這裏來做得了。兩個人做起來也容易多了。——媽媽，你不是知道我們那個同學江承璠神經發炎死了嗎？今天姚文龍在他家裏看他嚙了氣之後，就跑到陳校長陳糊塗那裏去報信，不料陳糊塗回他說是：「哦，他死了嗎？你上星期不是還有兩點

鐘的罰坐嗎？這是給校役的通知單。趕快替我坐了去，好銷帳。至於江承璠的事，等他出葬的那天，叫全級的學生跟着去送葬就是了。」——小龍兒聽了這話，就跟失了知覺一般。

錢母 惠明，你那兒是本什麼書？

錢 歌德著的浮士德的譯本。

錢母 已經看了沒有？

錢 還沒有看完呢。

史 上卷快看完了。

錢母 這樣的書，就是再等一兩年去看也不遲。

錢 比浮士德再好的書，我還沒看見過呢。爲什麼就不該看牠呢。

錢母 —— 因爲你看不懂的。

錢 我看不懂你那會知道呢，媽媽。固然我自己也知道現在許還不能完全了解牠……

史 我們常是兩個人一同讀的，比較容易懂得多了！

錢母 惠明，你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對於有益無益的事，自己總該可以辨別了。任何事，只能揀你自己負得起責任的來做。你如果事事能夠用不着我來操心，那我就比任何人也來得高興了。——我現在想告訴你的，就是一個人如果年紀還够不上的話，好書看了也是未見得有益的。——總之，我情願把我的信任心放在你身上，而不願把牠放在那呆板板的教育法上的。——要什麼東西來叫我，惠明，我在臥房裏。（下）

史 你母親大概是指浮士德和寫瑪格雷斯私子的那段風流史。

錢 其實我們看浮士德的時候，並沒有去注意這件事。

史 我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態度冷淡的，可不就跟浮士德本人一樣嗎？

錢 歌德這部傑作的精彩，原不在這一點上！——我覺得浮士德即使原來是允許過瑪格雷斯的婚姻，而後來纔把她棄掉的，那他的罪惡，在我看來也並不會輕多少，因為瑪格雷斯許爲他氣死的呀。——唉，天下滔滔，都是陰陽二性作怪。

史 惠明，老實告訴你，我自從讀了你那篇東西之後，確有這樣的感想——你做的這篇

東西，偶然在放假的頭幾天從書裏掉了出來，我馬上拾起，拴上房門，一口氣的讀了下去，快的就像森林失了火，而梟在往外逃命似的。我覺得一大半是閉着眼睛讀的。讀完之後，還覺得津津有味，同時腦筋裏起了不少的回憶，就跟一只小時唱熟的歌，到了我臨死的時候，別人又在唱給我聽一樣。——最使我動心的，是你描寫女子的那幾段，這個印象我是再也不會忘掉的了。惠明，女子比起男子來要幸福得多了，因為一個是被動的，一個是自動的！我覺得世上任何幸福，都是比不上這種被動式的幸福的。

錢 ——誰希罕這種贈品式的幸福！

史 爲什麼不希罕？

錢 凡是不勞而獲的幸福，我是不屑享受的。

史 要自己去勞心勞力，那還算得是幸福嗎，惠明？——女子享受的幸福，就跟神仙一樣。

她們因爲天性的關係，對於一切誘惑，都能抵抗到一生中頂頂幸福的那一瞬，然後纔整頓一下子來享受。她們已經見到天堂的時候，還往往當是地獄而害怕呢，她們的感覺如同泉水一般的澄清，又如同捧起一杯不會染上人世塵垢的仙酒在喝似的甜蜜。至於男子的感覺，我想是乾燥無味的。

錢
任便你怎樣揣摩推想，你只放在你自己心上得了。——我是不大喜歡去想這些事的……

第二幕

(貝繩武家中)

貝夫人 (戴着帽子,披了圍巾,手臂上提了一個籃兒,笑容滿面的從外邊回來,) 蕙芬!

蕙芬!

蕙芬 (只穿了女子的內衣,從右邊門裏出來,) 媽媽,什麼事?

貝夫人 你已經起來了嗎?——瞧,你真乖!

蕙芬 這麼早你已經出去過了?

貝夫人 趕快把衣服穿起來。——把這個籃兒趕快送到你姐姐家裏去。

蕙芬 (穿衣,) 你到姐姐家裏去過了?——她怎樣啦?——病還沒有退嗎?

貝夫人 蕙芬,你想,昨夜仙鶴又送了一個男孩兒給她了。

蕙芬 一個男孩兒！——一個男孩兒！——好極啦！——怪不得她感冒感了這麼久的！

貝夫人 小孩兒又大又肥，真好！

蕙芬 這倒要過去看一看呢，媽媽！——連這一回我已第三次做姨姨了，一個外甥女，兩個外甥！

貝夫人 並且是多麼好的小孩子！——她同仙鶴窠住的這麼近，無怪乎她運氣這般好了。——她嫁出去到明天纔得兩年呢。

蕙芬 仙鶴把小孩兒送來的時候，你在那裏嗎？

貝夫人 我去，牠剛飛走。——你不要插一朵玫瑰花在衣襟上？

蕙芬 媽媽，你爲什麼不會早些去呢？

貝夫人 仙鶴也帶了一點東西給你呢——我猜是一枝別針或是什麼旁的東西。

蕙芬 這真可惜！

貝夫人 你聽見我的話嗎？我說，牠也帶了一枝別針給你的呢！

蕙芬 別針我已經有了很多了……

貝夫人 那你也可以知足了，還想要什麼呢？

蕙芬 我很想知道仙鶴是從窗口裏飛進去的呢？還是從煙囪裏飛下來的？

貝夫人 那你得問你姐姐纔能知道，她一定會詳細告訴你的，她同那隻仙鶴，還談了半點多鐘的話呢。

蕙芬 停會兒過去了，我就問她。

貝夫人 可是不要忘了問呀，乖心肝問了回來告訴我，仙鶴究竟是從那裏飛進去的。

蕙芬 或是讓我去問掃煙囪的人，好不好？——我想仙鶴是不是從煙囪裏飛下來的，他應該知道的最清楚。

貝夫人 不要，不要，千萬不要去問他！他懂的什麼仙鶴不仙鶴！他只會向你亂說一陣罷了，說的話他自己也不相信的……你——你儘朝着街上望什麼呀？

蕙芬 媽，快來瞧，外邊一個比牛還胖過三倍的人，一雙腳就有小火輪那麼大……

貝夫人（急向窗口走去）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蕙芬（一同向窗口奔去）手裏還拿一付鋼絲牀架，當琴兒拉着，唱着歌，走過去了，剛轉灣呢……

貝夫人 總是一團孩子氣，慣喜歡嚇我，我看你也不會改好了——去拿你的帽子吧。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你纔不這樣傻頭傻腦的呢，我看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

蕙芬 我自己也覺得我這副笨腦筋，確是沒有什麼希望的了，媽媽——現在姐姐嫁出去已經有兩年半了，我自己已經做第三次的姨姨了，可是這一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還是個莫明其妙……媽媽，你不要動火！你想，世上除了你，叫我去問誰？媽媽，請你告訴我，好媽媽！我自己也覺得有點難爲情，問你這些話。媽媽，請你說了！我問你這種話，你可不要罵我。回答我——這裏面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一切是怎樣造成的？——我現在已經十四歲了，你總不能教我再相信仙鶴的故事了。

貝夫人 你這丫頭真怪——你真是異想天開了——這教我怎好向你說呀！

蕙芬 爲什麼不好說，媽媽？——有什麼不好說！——人家每逢生了小孩子，總是一個個笑容滿面的，這裏頭總不見得有什麼齷齪不能告人的事呀？

貝夫人 哦——哦，上帝保佑我！——我說了連……乖乖，去把衣服穿好罷！

蕙芬 我走得了……但我要是去問掃烟肉的人，你怎麼辦呢？

貝夫人 這真要教人發瘋了！——來來來，我告訴你！我把一切告訴你……哦，大慈大悲的上帝呀！——蕙芬，只有今天不能告訴你！——明天，後天，或是下禮拜，都可以聽你便就是……

蕙芬 媽媽，今天就告訴我，現在就告訴我！立刻！——我看你慌的這樣，心裏愈是糊塗起來，愈想問個明白了。

貝夫人 ——蕙芬，我實在是不能說呀！

蕙芬 媽媽，你爲什麼不能說呀？——讓我跪在你面前，把頭躲在你裙子裏，你只當是在向你自己說，就沒有事了。任憑你說什麼，我總靜靜的聽着，一聲也不作就是了。

貝夫人 —— 天曉得，這並不是我的罪過呵！上天是知道我的爲人的！—— 來吧，小姐！

—— 來聽我說，你是怎樣生下來的。—— 你聽好呀，蕙芬……

蕙芬 （把頭躲在她母親裙子裏，）唔，我聽好的。

貝夫人 （發狂似的，）—— 不行呀，乖乖！—— 這個責任我是擔當不了的。—— 我說了

連坐牢的日子也有呢—— 連教人把我的孩子奪去的日子也有呢……

蕙芬 （頭躲在裙子裏，）大膽的說得了，媽媽！

貝夫人 你聽好呀……

蕙芬 （躲在裙子裏嚇得直戰，）哦，天哪！哦，天哪！

貝夫人 女人如果要生兒子—— 蕙芬，我的意思你是懂的？

蕙芬 快些說吧，媽媽—— 要急死我了。

貝夫人 —— 女人如果要生兒子—— 一定要—— 愛她的丈夫…… 盡可能的愛他！整

個心兒的愛他，說不出那樣的愛他！蕙芬，像你現在這樣的年紀，還談不到愛的一個

字呢……現在你可懂了嗎？

蕙芬（立起來）上帝呀！

貝夫人 現在，你知道你將來要遇到些什麼難關了。

蕙芬 ——就止這一點嗎？

貝夫人 天曉得，其餘再也沒有了！——好了，現在可以把籃兒送到你姐姐家裏去了。她

那裏有餅乾，有可可糖給你喫呢。——來，給我再看一遍看——紐鞋，絲手套，這麼小
身腰的衣服頭髮上的玫瑰花……你的衣服實在是嫌短了一點，蕙芬！

蕙芬 午飯喫的肉，你買回來了沒有？

貝夫人 願上帝保佑我倆！——我終久總得替你接一節上去纔行呢。

第三幕

（姚文龍的寢室 夜間）

姚

（拿着燈走進來，隨手把門鎖上。在牀底下拿出一只小匣子，打開放在桌上。）親愛的，你做了晚禱沒有？（說這話時，從胸前衣袋裏取出一張裸體愛神畫片來。）你不愧是做了禱告的——我先前在那家書舖的窗子外面走過的時候，你靜靜地睡在裏邊，就像是靜候着幸福降臨，而在等着我似的——看，這般柔軟的四肢，這般細膩的腰，這般嬌嫩的乳房——哦，當一個十四歲的模特兒躺在椅子上給那畫師照着畫的時候，他的豔福真不淺呀！你情願到我夢裏來一趟嗎？——你要是來了，我一定伸開兩臂來歡迎你，一定來抱住你同你接吻，吻的你氣也透不轉來。你到我這兒來，就跟一位皇后搬進一座荒蕪了的皇宮一樣；花園裏的噴泉又在爲你欣欣地流着，

金闕的門也都開着在迎駕……

唉，愛人，並不是我情願把你關到這個（指着小匣子說，）牢裏去呵。你摸摸看，我心頭跳的這麼厲害，都是爲的你。我每晚睡在牀上，淒淒涼涼，好不想你。親愛的，請你相信我把你關在這裏邊，並不是因爲討厭你；像你這樣漂亮的活神仙，是誰都不會討厭的。但是如果儘讓你放在我的眼睛面前，我非給你吸盡了我的骨髓，消毀了我的生命不止。唉，你態度那樣的冷淡，兩隻腿又這樣的動人，可真要我的命了。現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死，對不起，還是請你去死了吧！

咳，像你一樣給我治死了的女子，如同我保姆送給我的那張畫片上的女神哪，從我爸爸書桌裏和哥哥課本裏偷來的裸體畫哪，算起來一共已經有了六個了，現在要輪着你了。愛人，千萬不要傷心，死了的並不止你一個——哦，請你不要再用你那一雙銷魂的眼睛，來增加我的苦痛了！

你要知道你並不是爲了你自己的罪惡去死的，你實在是爲了我的罪惡去死的。我

爲了救我自己的苦悶起見，不得不咬緊牙關來做第七次謀殺的事了，這實在是出於不得已的。並且，你們七個人所受的慘殺的苦痛，一共也抵不了我自己每一次殺死你們的時候所感的苦痛呵。

等你離開了我之後，我的身體纔會一天比一天的強壯起來，良心上所感的苦痛纔會一天比一天的減少。到了那個時候，我再去找幾個別的美人兒來替代你。要是儘讓你伴着我，不上四個月，我的老命怕不送在你手裏呢。現在是我的生死關頭了，我們還是離婚吧！

哼，我現在就是那執行死刑的裁判官，你就是那上斷頭台的犯人。親愛的，親愛的，你死已在眼前，爲什麼還把兩隻腿夾的緊緊的呀？只要你肯稍許動一動，假我稍許顏色，我就赦了你，把你裝在金照相框裏掛在我牀上。你要知道，你愈是貞潔，我愈是動心。唉，好一個無情的你呵！

……她這樣純潔，小時受的教育一定是不會錯的。（冷笑）咳，我受的教育也何嘗

壞呵。

親愛的，你做了晚禱沒有？

唉，心裏好不煩悶呵！——喂，告訴你說，前回有過一個女子，還不及你一半的裸體，也是因為她老不理我，所以就給我治死了，你現在要學她嗎？讓我再來同你接一回吻吧，肚子上，奶頭上，還有你那兩隻害人的腿上——

親愛的，並不是我忍心把你丟在這裏頭，爲的祇是我心頭怪徬徨呵。唉，世上那兒有純潔！——（把手裏拿的畫片丟在匣子裏，蓋上。）

第四幕

（堆草的角樓 錢惠明向天仰着睡在新割的草上 貝蕙芬緣着梯子走上來。）

貝 大家都在尋你，你原來躲在這裏呵。裝草的車又出去了，你得去幫幫忙纔行，暴風雨快來了。

錢 離開我！——離開我！

貝 你怎樣啦？——爲什麼把臉遮住呀？

錢 去，去！不然，我就要把你推到底下去了。

貝 你這樣說，我偏不走。——（在他身邊跪了下去，）惠明哥，這裏又熱又暗，你爲什麼不到外邊牧場上去睡？我們給雨打濕了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錢 草多麼香呀。——恐怕外邊天陰的就跟棺材上的黑布一樣吧。——我只看得見你

胸前的那朵燦爛的罌粟花了——我聽見你的心在跳呢——

貝——不要接吻，惠明哥！——不要接吻！

錢——你的心——我聽見牠在跳呢——

貝——接了吻——彼此要愛上的——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錢——世上那有愛呵！——一切都是自私自利罷了！——我對你的愛情，少得就和你對我的一樣——

貝——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惠明哥！——

錢——蕙芬姊！

貝——哦，惠明哥！——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第五幕

(錢亮祖夫人坐着寫信給史志明)

史先生：

接到你的來信之後，我詳詳細細地想了一天一夜；現在提起筆來寫這封信給你，心裏還覺得兀自不快。來信囑籌赴美之旅費，實難應命，一則是我自己沒有這能力，二則是你這個計劃實在太欠斟酌，我若是助你去了，實在是我一樁頂大的罪惡。史先生！你若以爲我不幫助你，就是不愛你，那你就錯了。就另一方面講，以我處在做你母輩的朋友的地位而竟來糊裏糊塗的成就了你這種冒失的計劃，那我就算是溺責了。現在，假使你要我寫信給你的兩位老人的話，我是很情願的。我可以向他們說明你之所以留級，並不是由於你自己懶惰，實在是因爲你用功過度，精神反而不及的緣故，所以請牠們不要過於苛

責你，因為這非但是不合乎情理，並且於你的精神和身體是有更壞的影響的。

至於你來信說，如果我不幫助你逃到外國去，你就去自殺，老實說，我讀了這話，實在有點不解，因為你此番留級，即使是你自己的不是，也不應該出此下策，又何況並不是你自己的過錯呢。我對你一向是很好的，你現在忽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似乎想把這個重大的責任來放在我的肩上似的，你這種態度，在一個專朝壞的一方面着想的人看起來，一定要說這是一種恫嚇的行爲了。史先生，你的爲人，素來是極明達的，此番的舉動，實在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然而我相信這不過是你一時倉皇失措，所以纔有這事發生的。我希望此信寄到之時，你已經鎮靜下來了。凡事最好聽其自然，何必爲了這一點小事，就皇皇不能自安呢。我絕對不信評判一個青年的好壞，是可以拿學校的文憑來作標準的。在學校時成績平常的學生，將來往往能夠在社會上做出驚人的事業來；在學校時成績很好的學生，將來未見得就能在社會上露頭角，這樣的例，真不知有多少。史先生，我敢向你擔保，你這次的「不幸」，是不會影響到小兒惠明和你的交情上去的。我很喜歡他，交得你這

樣的一個青年。不論社會上的言論如何，你過去是很能獲得我的同情心的。

人生不如意事儘多着呢，如果人人像你這樣一遇挫折，就去自殺，世上怕早就沒有人類了。所以，史先生，振起精神來，大着膽子走向前去，這一點挫折是算不了什麼的！不多寫了，有空請常來信！

你的母輩的朋友 錢崔鳳英上

第六幕

(貝繩武家中的一座花園 朝日初出，照得滿園光輝燦爛的)

貝蕙芬 你爲什麼偷跑到這裏來的？——我是尋香堇菜來的！——因爲在家裏媽媽要

看見我笑的。——你爲了什麼這樣喜歡，笑得嘴也合不攏了的呢？——這連我自己

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因爲我找不出適當的話來呀……

這麼軟的路——又沒有石子——又沒有草荊拌脚。——跑在上面就像不着地似

的……哦，昨夜睡得真舒服呀！

去年的花像是開在這裏的。——我心頭感着的嚴重程度，就跟尼姑在晚上進聖餐

一般。——好看的香堇菜！——哦，媽媽，你不要罵我，我穿上那件新衣服就是。——唉，

那得現在有誰跑來，給我挽住他的頭頸，把昨天的事一一告訴給他聽呵。

第七幕

（黃昏時分，天空滿布着一層薄雲。在萬綠叢中，有一條迂迴曲折的小路。離開沒多遠，聽得見流水之聲。）

史志明（自語着）確是那麼辦比較好些。——任他們一級一級的朝上升，我終究是擠不上去的。——脫離了這個塵世，落得去逍遙自在。——誰願活在世上，儘着給他們來欺負。

我既不是自己要生到世上來的，那我現在又何必貪生，教世上多我這麼一個贅物。——我同上帝又沒有訂下合同，說定什麼時候回去。至於社會上的輿論，好也罷，壞也罷，那裏計較得許多，我實在是給他們逼上這一條路的。——我的父母，我並不怪她們；然而我這一番的舉動，她們一定要感着極大的刺激，她們等着是了。她們已經

是上了年紀的人了，自己做了的事，自己總該知道。我生下來的時候，原是一個無知無識的小孩子；不然，我自己也何嘗願意做笨人。——他們一個個都是聰明人，我跟不上他們，也怪不着我！

我一定是在那兒摔了一交，所以纔把腦筋跌成這麼鈍的……上帝既生了我這一副笨腦筋，我現在向他換，他又不肯，那末，就怪不得我來把牠……

我一定是在那兒摔了一交，所以纔把腦筋跌成這麼鈍的！

一個人的誕生，原是偶然的；那末，如果說我現在經過了詳詳細細的考慮之後，反而不應該——哼，那不是笑話！

——天公總算是作美的；今天一天就像要下雨的樣子，到現在還不會下得下來。——幽靜的空氣充滿了四圍，一點兒喧擾和刺激也沒有，真是好一個清涼世界！一切的事物，都欣欣向榮似的。看了這麼幽雅的景象，就同聽了施小姐唱催眠歌一樣，醉人。施小姐什麼都好，就只可惜手彎的伸屈不大美觀。——我自從去年十一月二

十二那天過節跳了舞之後，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再跳呢。施小姐那天只一定的男子跳舞，真可恨。她穿的那一件綢衣服，前後都開了很大的口子；後面一直到腰部，前面教人看了簡直要發昏。——那天她襯衣一定是沒有穿的……

——只有這件事，我還有點看不破；其實，也不過是一種好奇心罷了。——我想那個感覺，一定如急流奔馳似的那樣有趣——我此番歸去，只裝着已經經歷過人事的樣子，什麼人也不給他知道。否則，做了一世的人，連人事也沒有經歷過，那不要給人笑話死嗎！——就如同一個人到埃及去了一趟，跑回來告訴人說是他連金字塔也沒有看見，那豈不是世上第一等的傻子嗎？！——

今天我不再哭了，我也不再去想死後的墳墓問題了——錢惠明一定會送我一個花圈的。至於我父母那裏，牧師伍大肚皮自然會去安慰他們；校長陳糊塗也不難在歷史上找出許多同樣的事實來現身說法。——墓碑我大概是不會有的。我倒是希望我死後墳前能有一隻雪白的大理石花瓶，放在黑岡石的脚柱上的。——這一點

小希望，上帝無論如何總會成就我的。至於紀念碑這個東西，原是替活人排場面的，對於死人可說是絲毫沒有意思的。

我如果要在腦子裏同所有的親戚朋友，一個個的告別，那至少得有一年的工夫。我現在不再哭了。在過去的生涯中，我一無遺憾，這是我極覺得自幸的。回想這許多年以來，同錢惠明在一起過的幸福日子真不少；我們有時坐在河邊楊柳樹下談着天，有時到郊外樹林裏和山上去散着步，想起來就不覺神往了。——等到鐘點一到，我就用了全身的力量去想牛奶漿。牛奶漿的滋味真好，喫了誰都捨不得放手。雖是喫了大便要不通，可是吃過之後，回過味來真够甜蜜的……

不要好的人，世上是沒有的。我對於有些人，常爲了感着自身的不幸，覺得他們倒怪可憐的。

古時在西洋歐迭路里恩（Etrurien）國裏，每年要犧牲一個小孩子給上帝，第二年國內纔會太平。現在，我如同是一個正上祭壇的小孩子，飽嘗了死的恐怖；然而運命

如此，嘆亦何用。——生命之神雖給了我白眼，可是在世界的那邊，我瞧見那沒有頭的女王，心裏充滿了同情，張開兩臂，正在含笑待我歸去呢……世上一切的禮教法律，只對那不能獨立的人纔發生效力呢；我對於我自己的生命，自有我的主權。況且死了的不過是我的軀殼，精神卻反而能夠得到解脫，逍遙自在，再也感受不到「心爲形役」的苦痛了。——哦，人生如夢，生死也不過是各人的嗜好罷了。

梁蘭清（穿着破衣服，頭上包了一塊花布，從史志明背後跑來，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你丟了什麼東西？

史 是蘭清姊嗎？！

梁 你在這裏找什麼？

史 你爲什麼嚇我一跳呀？

梁 你在找什麼東西呀？——你丟了什麼東西了？

史 你爲什麼嚇我這一大跳呀？

梁 我剛從城裏出來，現在要回家去了。

史 丟了什麼東西，連我自己也不知道。

梁 那你找也沒用。

史 倒霉！倒霉！

梁 我已經四天沒有回家了。

史 —— 跑路一點聲音也沒有，就同一隻貓似的。

梁 因為我穿的跳舞鞋，所以跑路纔沒有聲音的。——我四天沒有回家，媽媽要奇怪死

了！——來，陪我一路走到我家門口去！

史 你又在什麼地方鬼混了來了？

梁 同美術研究會裏的那班會員。

史 美術研究會裏的會員？

梁 如同劉超哪，費公豪哪，潘鼎新哪，李鈞哪，藍子卿哪，丁少美哪，哦，還多呢。——瞧，我賺

了錢來了。

史 你是不是給他們做模特兒的。

梁 唔，是的。在費公豪那裏，我扮的是一個柱神。費公豪這個東西真是一個壞蛋。最末一次在他那裏，我無意中踏壞了他一瓶顏料，他就把他那枝畫筆朝我頭髮裏亂戳。我給了他一個耳光，他又拿起調色板來套在我頭上。我恨得把他的畫架踢翻，他就拿起手棒來追着我打；我逃他追，靠背椅，桌子，椅子，在那間書房裏四周都兜轉了。我急得正沒法的時候，瞧見火爐背後剛放着一張圖畫底稿在那裏，我馬上拿在手裏同他說：『你再不放老實點，我就撕了牠！』他纔答應饒恕我，可是仍舊給他，仍舊給他捧着接了好許多吻纔罷的。

你在城裏睡在什麼地方？

梁 昨天睡在劉超家裏，前天睡在黃奇家裏，星期那天睡在歐陽俊家裏，在潘鼎新家裏還吃香檳酒的呢。方鏡明把他畫的那張鼠疫病夫賣出去了，真高興。還有那個高立，

那天拿起烟灰杯來就倒酒喝，李鈞唱着殺子報，他彈着胡琴，高興過了度，連六弦琴都給他彈壞了。我簡直醉的人事也不知了，還是他們把我送到牀上去的。——志明哥，你現在還到學堂裏去嗎？

史 不——不了……這一學期我要畢業了。

梁 唔，不錯。讀書真是沒有意思。唉，人一到社會上做事，時間就不知不覺的過得真快。——

——你還記得我們從前在學堂裏一同做強盜玩嗎？你還記得你呀，貝蕙芬呀，我們大家晚上常在一起喝羊奶嗎？——貝蕙芬現今在做什麼？我還是發水的時候看見她的呢。——錢惠明的情形怎麼樣？——他還是那麼一味的悲觀派嗎？——從前上唱歌課的時候，我總是和他對面對立着的。

史 他總是整天的在研究他的哲學問題。

梁 貝蕙芬後來又到我家裏來過一趟，是送蜜餞水菓給我媽媽的。我那一天剛在狄詠棠那裏做模特兒，扮的是聖母瑪麗亞，手裏抱着耶穌。狄詠棠這個笨東西，真討人嫌！

——嘿，看你這樣萎靡不振的，莫不是害酒病嗎？

史 昨晚我們幾個人喝的動都不能動纔罷。我一直到今天早晨五點鐘纔回家去的。

梁 我一看就知道了。——昨晚有沒有女人同你們在一起呀？

史 有的，乖乖，就是那酒館裏的下女。——酒館老板讓她陪了我們一整夜。

梁 可不是，我說一看就知道你是昨夜喝了酒來了。——我喝了酒是從來不會害酒病的。我還記得今年春天過節，我整整三天三夜沒有脫衣服上牀睡覺。出了跳舞場，再進咖啡館；中午上菜館，晚上去遊戲場，夜裏再進跳舞場。鄭文姬也在，還有那個大胖子崔貞秀。到第三夜裏給郝永立找着了，我。

史 他來找你了嗎？

梁 不是的。我那晚喝醉了酒倒在街道上的雪裏，他打那裏過，踏在我的手臂上，所以就把我帶到他家裏去了。我給他逼着在那裏住了十四天不會能出來——這許多日子真不容易過！他早晨逼着我披他的波斯睡衣；晚上逼着我穿了男孩子的衣服，——

——襟頭上，膝踝上，衣袖上都釘了白花邊——在房間裏走給他看。他每天總要替我照一張相，並且每一次都要換過打扮：這一回扮女人，那一回扮男人；這一回睡在沙發上，那一回爬在地上，真累死人了。他還常常說是要用手鎗或煤氣自殺或謀殺人，並且老是說得津津有味。有一天早晨，他拿了一枝手鎗到床上來，裝上子彈，指着我的胸口說：『你如果動一動，我就放槍打死你。』哦，志明哥，真差一毫他就放了。——停一會他又把手鎗放在自己嘴裏，說是人到了臨死的那一瞬，反而覺得捨不得死了。——哦，真差一毫我的背就給他打穿了。

郝永立還在嗎？

梁 史

我也不知道。——他牀頂上面天花板上嵌了一面好大的鏡子，從下面望上去，房子高的就像寶塔，亮的就像戲院一樣。如果人睡在牀上，朝鏡子裏望上去，還會當作自己是倒睡在天上呢。我夜裏睡着了，總是做惡夢，只望天亮。——郝永立常向我說，我睡着的姿勢真好看，他恨不得要謀殺了我纔快心！

史 這個郝永立究竟還在不在呀？

梁 天曉得，許是不在了！——有一天我候着他去取燒酒的時候，馬上披上大衣，逃了出來。那時候齋戒節已經過了，警察瞧見我還穿着男子的衣服，跑上來盤問我，並且把我一直帶到警察局裏去了。不到一刻兒工夫，劉超費公豪潘鼎新丁少美歐陽俊，哦，所有美術研究會的會員全都來了，把我保了出去，僱了一部馬車，送到高立家裏。自此以後，我纔真心和他們要好了。費公豪是獼猴，劉超是豬，黃奇是老梟，樓伊興是土狼，歐陽俊是駱駝。——可是縱使世上的財主再多，我終究是愛他們的，並且我對他們的愛情一律平等，絲毫沒有差別呢。

——蘭清姊，我要回家去了。

跟到我家門口去。

——去幹什麼？——去幹什麼？——

去喝暖羊奶。——我想替你把頭髮燙一燙，跟替你在頸上結上一只小鈴。——此外

我家裏還有一只小木馬可以給你玩呢。

史 不行，我現在要回家了。——我的歷史，聖經，跟平面幾何，都不曾預備熟呢。——再見

吧，蘭清姊！

梁 好好的睡呀……我們從前同錢惠明一同做印第安人玩的那個地方，你現在還常

去嗎？——哦，等你們長大成，到社會上來做事情的時候，我也許已經不在人世了，

（急下）

史 （獨自）——只消一句話就行了。——（高聲喊）——蘭清！蘭清！——她已經聽

不見了。——現在我心思不在這上頭。——要做這樣的事，至少要頭腦清楚，心地開

闊纔行呢。——可惜錯過這個好機會了！

……我此番歸去之後，只騙他們說是我生前曾經掛了一面大鏡子在牀上，並且還

找到一個放蕩不羈的美女，教她穿着黑色的長統絲襪和黑漆皮鞋，戴了光亮的羊皮手套，披了黑天鵝絨的圍巾，常常在我面前走來走去的伴着我。有一次我發了狂，

給我把她絞死在枕頭上了……當有人提起肉感的時候，我將笑嘻嘻的聽着……

我將——

大○聲○叫○喊！——大○聲○叫○喊！——蘭○清○姊○！我○情○願○做○你○呀！——美○術○研○究○會！——昏○天○黑○地！——我的勇氣要給消磨掉了！——唉，我怎會偏偏在這個時候遇了她這個幸福兒，害人精，妓女的！——唉！唉！——

（在河邊樹叢中獨語着，）這張草凳，無意中又給我找着了。毛蕊花像是比昨天又長長些了。從楊柳叢中望過去，一切的景色還同從前一樣。——河水流的這麼慢，就同是溶了的鉛似的。——不要忘了這件事！（從衣袋裏掏出錢亮祖夫人寫給他的信來燒了。）——火星給風吹的四面亂轉，就像是靈魂跟天上的流星似的。——我剛燒信的時候，天還不會全黑，地上的青草還瞧得見呢。——現在天已黑了。哦，我是再不回到家裏去的了。

第三本

第一幕

(某中學的會議室 壁上掛着盧梭和瑞士教育家 Pestalozzi的相片 房內煤氣燈點得通亮 當中一張綠色的桌子，教授侯喬生，王濤，汪志成，楊鑾鳴，孫可法，狄蔭甘分左右兩面坐着 校長陳述禹坐在朝看客一面放着的高椅子上 校役陸錦站在門口)

陳 ……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諸君！——我們現在所以要去請教育部革除我們這個罪大惡極的學生，不許他再進任何學校讀書的緣故，實在是因為有極不得已的苦衷：第一，學校裏既發生了這樣不幸的事，那我們就不能不有相當的警戒，

以防將來再有同樣的事件發生；第二，我們如果不這麼辦，難免他這種不道德的行爲，不影響到他同級的學生，甚至於影響到全校的學生身上去。此外還有一個更重大的原因，就是現在自殺的風氣如此流行，已經波及了許多的中學校，倘若我們不趕緊設法預防，學校的前途實在是危險得很。——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

王 我覺得現在該把窗子開一開了，不然真要悶死人了。

孫 空——空氣壞透了，就——就像是坐——坐在地——地獄裏和法——法庭裏一樣。

陳 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你把窗子打開來！外面的空氣有的是，要多少。——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

狄 諸位如果一定要開窗子，我也並不反對；可是無論如何請不要開我背後的那一扇！

陳 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你把另一扇窗打開來！——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

汪 開窗子的問題，我並不想加入討論；不過我得提醒諸位一句，就是那另一扇窗，在放暑假的時候，已經塞起來了。

陳 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另一扇窗聽牠關着吧！——諸君！我看這個問題只有用表決的方法來解決了。凡是

贊成把那扇唯一的窗子打開來的，請立起來。（點人數）一，二，三。——一，二，三。——

陸 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那一扇窗也聽牠關着吧！——我覺得屋子裏的空氣很好，並沒有討論的餘地。——

還有那一位要發表意見嗎？——諸君！我們現在假如不去請求教育部革除我們這個罪大惡極的學生，那教育部一定要反過來申斥我們了。自從自殺的風氣盛行以

來，許多中學校裏，竟有百分之廿五的學生做了牠的犧牲，學校也跟着被教育部封閉了。我們是學校的保護人，關於這一點，倒是不能不防備的。諸君！我們這個罪大惡極的學生，平日的成績雖然很好，但這一次的情節實在太重大，不容我們不從嚴辦理，我們斷不能爲了他一個人的緣故，使學校陷於危險的境地。現在，我們迫不得已，祇有向他施以相當的處罰，免得累及我們這一班無辜的人。——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把他領上來！

(陸錦下。)

孫 陳先生既說屋——屋子裏的空——空氣，並沒有討——討論的餘地，那末，我——我要提議，等——等今年放——放了暑假，索——索性把那另一扇窗——窗子，也——也——也——也——也——也塞起來。

狄 如果孫先生一定以爲我們這間屋子裏的空氣太不流通的話，那末，我也有個提議，

就是替孫先生在額角上開牠一個天窗。

孫 這——這——這話我不答應的！這——這——這樣無——無禮的話，我——我不

——不答應的！我——我的五——五——五——五官自——自有我自——自己
作主，用——用不着你——你來管……

陳 請孫先生和狄先生彼此放尊重些。我們那位罪大惡極的學生好像已經上樓來了。

（陸錦打開門，錢惠明跟着進來，面色雖蒼白，然而很鎮靜。）

陳 你走近些——自從史志明自殺以後，他的父親史石侯先生爲了要明白他兒子自殺的真相起見，所以就到他兒子生前用的書籍等等裏去找，看能不能發現什麼東西，足以解釋他兒子自殺的原因，不料他一找就找着了一篇文章。雖則我們現在對於史志明此番極不名譽的舉動的動機，還不十二分明白；然而看了那一篇文章之後，至少也能知道他的道德已經墮落到什麼地步了。那篇東西的題目叫作「論交媾」，有廿多頁長，是問答的體裁，並且還附了許多不堪入目的圖在裏邊，實在是一

篇齷齪透頂的東西——

錢 我——

陳 你靜着——史石侯先生發現了這篇東西之後，就拿來交給我們看，我們當即答應他無論如何總替他把那原著人尋出來。於是我們就把校裏的書法專家和全體的教授一齊都請了來研究這篇東西裏的筆跡，細細的把牠和所有的學生的筆跡對看，對看的結果，大家都不約而同說這篇東西是你做的。——

錢 我——

陳 你靜着！——我們現在雖然已經知道這篇冒犯禮教，陷人自殺的東西，的確確是你做的；不過我們爲鄭重起見，還想當面審問你一遍。——

錢 我——

陳 我現在有下面幾個問題要問你，你替我老老實實，明明白白的用是否兩個字，一一的答來。——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把文件拿來！——狄先生，請你把我審問他的話，一字不遺的記下來。——（向錢惠

明問，）你認得這篇東西嗎？

錢 認得的。

陳 你知道這裏邊的內容嗎？

錢 知道的。

陳 這是你的筆跡不是？

錢 是的。

陳 這篇齷齪不堪的東西是你做的不是？

錢 是我做的。陳先生，你說這篇東西齷齪，究竟是那一段那一個字是齷齪的，請你告訴

我。

陳 我現在問你的話，你替我用是否兩個字一一的答來！

錢 我這篇東西裏寫的全是事實，諸位先生之中，有那一位不知道，我並沒有亂寫一點。
陳 這一個無恥的孩子！

錢 先生還說我這篇東西冒犯了禮教，請問牠在那一點上冒犯了禮教？

陳 你不要發昏吧！我有興緻給你開玩笑呢！——陸錦！

錢 我——

陳 你這不知恥的孩子，既敢冒犯人類的禮教，又敢在你師長面前這樣的放肆，那還了得！——陸錦！！

陸 吓，校長吩咐？

陳 這麼一篇誨淫的文字，還要不了三點鐘的工夫，就把人的什麼事都教會了，那還了得！

錢 我——

陳 狄先生，請你不用記下去了！

〔陳 陸 陳 錢〕
我——
你靜着——陸錦！
吓，校長吩咐？
你把他送下去！

第二幕

（大雨中的公墓 牧師伍宗德撐着雨傘，立在一座沒有蓋上土的坟前 史石侯和他的兄弟史憲伯，朋友齊根生立在伍牧師的右首；中學校長陳述禹和教授楊鑾鳴立在他的左首 中學生圍立四周 趙德貞和梁蘭清遠遠的站在一座已經頹壞了的墓碑面前）

伍

……誰要是目無上帝，放蕩縱慾，爲非作歹，這人將來死時但死軀殼。誰要是對上帝賜予我們這班生下就有罪惡的人的恩惠加以拒絕，這人將來死時，靈魂軀殼一齊無存。誰要是拋棄天職，不將罪孽償清，就擅自離開人世，這人死後當入九重地獄，永遠不得超生。——（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至於我們，雖然天天在荊棘裏過活；但對於上帝的好生之德，仍當是謳歌感謝的。我們這位躺在地下的，他非但

是死了肉體，死了靈魂，並且還永遠不得超生。願上帝保佑普天大眾，一切善男信女，生生世世平安——亞們。

史石侯（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含淚的聲音說，）這孩子不是我的！——這孩子不是我的！——他自小兒就不惹我喜歡——

陳（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自殺在一方面看來，固然是大大的違犯了禮教；然而另一方面看來，卻正替我們證明了禮教存在的可貴，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行為違犯了禮教須受裁判，所以纔去自殺的。

楊（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這個懶惰精！色鬼！放蕩虫！落魄跟墮落不堪的孩子！

史憲伯（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我真不信世上竟有這樣忤逆父母，不學好的子弟！

齊（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這樣忤逆父母，不學好的子弟，可憐他父親廿年以來殷勤的期望，竟是白費了心血。

伍（握史石侯的手）聖經上說，凡是尊敬上帝的人，上帝一定會保佑他萬事如意——

——我望史先生以後對於尊夫人要格外愛惜，使她可以得到安慰。

陳（握史石侯的手）他假如沒有自殺，我們也未見得就能給他升級。

楊（握史石侯的手）縱使我們給他升了級，明年春季准是要留級的。

史憲伯（握史石侯的手）現在應當把一切的事情丟開，自己好好保重纔是。你是一

家之主……

齊（握史石侯的手）跟我來吧！——混帳，這麼大的雨，把人淋的肚腸都打了結——

要不馬上去喝一杯酒暖暖肚，真要生心臟病呢。

史石侯（拭鼻涕）這孩子不是我的……這孩子不是我的……

（伍宗德，陳述禹，楊鑾鳴，史憲伯，齊根生領着史石侯下。——雨漸漸小了。）

姚文龍（鏟了一鏟子泥，丟在坟穴裏，）老實的志明，你靜靜的睡吧！——請你替我候

候我那些爲我犧牲了的未婚妻跟上帝老爺——你這小子真獸——你腦筋這樣

簡單，日後他們也許會替你立一個墓碑的——

吳炳麟 手鎗究竟找着了沒有？

張堯成 他又不是用手鎗打死的，爲什麼要找手鎗。

劉怡祖 張堯成，你看見他死沒有？

張堯成 你胡說什麼！——誰看見他死的？——誰呀？！

周希人 怪不得我們沒有找着他，原來他們把他用布遮起來了。

吳炳麟 他舌頭可曾拖出來？

張堯成 舌頭倒沒有，可是眼睛是突出來的！——所以他們纔把他用布遮起來的。

周希人 慘極了！

姚文龍 你的確知道他是吊死的嗎？

劉怡祖 聽說頭也沒有了。

周希人 那有這個道理！——聽他們胡說！

張堯成 我還親自把繩子拿在手裏的呢。——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吊死的人，沒有給人用布遮起來的。

吳炳麟 比上吊再慘酷的死法，一定是沒有的了。

姚文龍 據說上吊舒服得很呢！

周希人 他還欠我五塊錢呢。我那時和他打賭，他說他一定會升級的。

姚文龍 都是你不好。因為你笑他吹牛，所以他纔去自殺的。

周希人 呸，我要不是開夜車，連我自己都不穩呢。他如果把希臘文學史讀熟一點，何至於自殺呢！

劉怡祖 周希人，你的作文做好了沒有？

周希人 纔起頭呢。

劉怡祖 我簡直不知道寫些什麼好。

吳炳麟 侯喬生侯猢猻把作文大意說給我們聽的時候，你沒有在嗎？

姚文龍 我預備在古人的文集裏東抄一段，西抄一段的湊牠一篇。

劉怡祖 我想到百科全書裏去找點材料，不知道可找得着找不着。

周希人 你把明天要背的詩讀熟了沒有？

（中學生下。趙德貞和梁蘭清朝着史志明的坟走來。）

梁 快快！——掘坟的工人已經在後面來了。

趙 還是等他們先把土蓋上好不好，蘭清姊？

梁 那又何必？——我們將來還可以送新鮮花來的！——新鮮花有的是，要多少。

趙 你說得不錯蘭清姊！——（丟了一個常春藤花圈在坟穴裏。梁蘭清把裙子裏堆的白頭翁花，雨一般的散在史志明的棺材上。）——我想把我家花園裏的玫瑰花掘

幾棵來種在他坟上，我橫豎是每天要挨打的。——牠們在此地一定是會長得很好的。我此後打這兒走過的時候，總記着澆水就是。我也想到河邊去掘些毋忘草來。還有

我家的蝴蝶花，也不妨取幾棵來種在這裏。

趙 讓牠們在這兒光輝燦爛地長成一片。

梁 我已經走到橋那邊了，忽聽見一聲鎗響。

趙 可憐！

梁 我並且知道他自殺的原因，德貞姊！

趙 他告訴你的嗎？

梁 爲的平面幾何！你可不要告訴別人呀。

趙 當然。

梁 ——手鎗在這兒。

趙 怪不得他們沒有找着！

梁 是我早晨打他身邊過的時候，從他手裏拿下來的。

趙 送給我吧，蘭清姊！——送給我吧！

梁 不能，我要留着做紀念呢。

趙

蘭清姊，我聽說他頭也沒有了，是真的嗎？

梁

大概是在手鎗裏裝了水，所以纔這樣猛烈的！——花上都是血。腦子濺到樹枝上，

鮮血淋淋的掛滿了一樹。

第三幕

(錢亮祖及夫人崔鳳英女士)

崔 ……他們因為社會上起了責難，自己卸不了責任，而不幸惠明又剛巧有給他們藉

口的地方，所以纔想出這條妙計，好把一切錯處都推在惠明身上的。這般劊子手似的師長，現在還要教我做母親的落井下石，幫着他們來難為自己的孩子嗎？——這我是無論如何不幹的！

錢 ——我十四年以來，留心的看着你教育我們這個孩子，雖然總覺得你的教育方法太鬆懈了，似乎把小孩子太當作玩物一般的看待；但我知道做父親的往往過於嚴了，反而不及做母親的那種溫柔和教育來得有效，所以我就從來沒有多說過一句閒話，或是來干涉過你。——鳳英，我說這話，並不是怪你，實在你我都有不是。現

| 崔

在亡羊補牢，還不算晚，望你不要阻擋我照着我方纔說的那個方法去做！

只要我一息尚存，這件事我是萬萬不能依你的！如果把孩子送到感化院裏去，那他
一輩子也就完了。那班先天富於犯罪性的人進了感化院，許有改好的希望；若是把
一個好好的人送進去，那他只有學壞，就像草木沒有太陽和空氣一定要枯死是同
樣的道理。我自己並不知道有什麼錯處。我一向只知道啓發他的純潔的思想，練成
他的高尚的人格，我總是領着他朝正路上跑的。他這一次的事，我並不想替他辯護，
然也不能算是罪大惡極呀。至於退學一層，我早就說過，原是別人嫁禍的方法，並不
是他自己的過失。縱使是他的過失，現在退了學，總算已經得到很嚴重的懲罰了。這
一切你知道的一定比我更清楚。你說的話，在理論上也許句句都是對的；然而我是
無論如何不能跟着你們把我的孩子，活活的送到地獄裏去的！

| 錢

這事你我不能作主的，鳳英！——你要知道我們當初生他，原是一種危險的事，因
爲一個人的好壞，本是不能預料的。他如果不能努力上進，就只有被天然淘汰的一

條路；並且與其等到將來看他墮落，倒不如現在看他墮落的好。我們現在唯一的責任，是要趕緊用我們的理智，去想出方法來把他引到正路上去。——學校斥退他，固然不是他的過失；可是學校如果不斥退他，也不能算是他的過失！——你的心腸總是太軟；像他墮落到這步田地，你也當作無足輕重的看待。這也難怪你，因為婦人家原是不配談這種重大的問題的。誰要是寫得出惠明寫的那種東西，這個人的品格，一定是壞透頂，無可救藥的了。一個平常人，是無論如何不肯寫的。固然，我們誰也不是生成就是一個聖人，人生那能一直線到底呢；但是他寫那篇東西，並不是一種偶然的失足，這簡直可以代表他的人格的破產，因為他天性裏含着這種不道德的傾向，明明是他有心去做的。他這種墮落的行爲，真可算是例外，在我們學法律的人說起來，就是「道德癩狂症」——至於他是否還有改良的可能，我現在還不敢說。如果我們是希望他改良的，那末，我們就應該本着我們做父母的天職，毅然決然的就把他送到感化院裏去。——鳳英，我們不必儘着爭辯了，我知道你心裏一定是很悲

崔

傷的；因為他的性情等等都和你很相近，所以你就把他看的跟神一樣了。我希望你這一番放出一點決心來，對於你的兒子再不要存着自私自利的心！

哦，天哪，這教我如何是好！——像你們男子纔會說得出這樣的話，纔會這樣咬文嚼

字的不問是非呢！——我自從惠明初解人事的那一天起，總是很謹慎鄭重的教育

他的。難道他現在偶然有了一點錯處，就能把全部的責任都推在我們做父母的身

上嗎？！譬如你明天出去走路，忽然有一塊磚頭從屋上落在你頭上，你的朋友或是父

親跑了來，非但不替你縛上傷處，反而怪你自己太不小心，用腳來踢你，請問天下有

沒有這樣的道理！——我是無論如何不讓你們把我的孩子送到地獄裏去的，我究

竟還是他的母親呢。——我真不信他會寫那樣的東西。即使果真是他寫的，那末，不

正可以證明他還是一個幼稚無知，不解事的小孩子嗎！——要不是沒有常識，頭腦

昏聩或是眼光狹隘的人，決不會說這是德性墮落的！——總之，你如果一定要把他

送到感化院裏去，那末，我們離婚得了。離婚之後，看我有沒有方法把我的孩子救出

來。

錢 瞧着吧，你遲早總要聽從我的，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遇着不幸的事，原是人人都覺得

痛心的。但我望你不要畏難，不要怕犧牲，心懷放寬，我總時時刻刻做一個鼓勵你的

人就是。——唉，我對於前途事事都覺得悲觀，所差的就是你還不會把我棄掉罷了。

崔 要是我們把他送到感化院裏去，那我可休想再見到他了。感化院裏那種下等的生

活，他是決過不慣的。如把他逼緊了，他一定要挺而走險。史家那個孩子就是一個很

好的例！——哦，天哪，他那種光明的心地，微笑的面容，正直的性情，決心，勇敢，一一都

在我的眼前，我這個好寶貝呀……你如果一定要懲罰他，那你來懲罰我！得了一切

都是我做母親的不是，任憑你懲罰是了！——可千萬不要去難爲那孩子！

一切都是他的錯處！

他並沒有錯處！

錢 他有錯處！——我因爲怕你聽了傷心，所以有許多話還沒有同你說呢。——今天早

晨有一個女人來找我，像是發了神經病似的，話都說不大出了，拿出這封信來給我看，說是惠明寄給她女兒的，因為她女兒剛不在家，她出於好奇心，所以就拆開來看。——惠明在這封信裏和她女兒說，他和她的那一番關係，很使他不安心；可是請她無論如何不要着急或是憂傷；即使出了岔子，他也有法子可想，學校退了他的學，他更有工夫去做這事了。還說些什麼縱使這一番失了足，也許將來竟能促成了她們的好事也未可知——哦，信裏這樣放屁的話還多呢。

崔 這是不可能的！

錢 信也許是人假造的，因為他退學的事，現在鬧的全城皆知了，難免沒有人來利用這個機會去陷害他。我還沒有同他說着話呢——但是你看這信的筆跡！

崔 好一個下流無恥的行爲！

錢 就怕是真的呢！

崔 不會真的——不會真的——

錢 要不是真的就好了。——那個女人逼着問我，這件事她應該怎麼樣辦。我教她以後

不要讓她女兒再到堆草的屋子裏去。這封信，幸好她去在這裏了。——如果我們現在教惠明離開了我們到別一個中學校裏去讀書，那末，包你不出三個星期，他一定又是要退學回來的，因為你說的他那光明的心地，對於這種壞行爲，已經養成習慣了。——鳳英，你說吧，我應該把他送到什麼地方去？！

崔 ——把他送到感化院裏去——

錢 ——送到……？

崔 ……感化院裏去！

他在感化院裏第一能够學到許多做人的道理，第二可以被逼着走到道德的路上去；這兩點在家庭裏，不幸都被忽視了。——感化院並不是什麼危險的地方，你似乎把牠猜想得太壞了。感化院裏最注重的是啓發一般小孩子的宗教的情感和思想，使他們人人知道尊重一切的禮法，知道煉好事來做，不再任着自己的性情，喜歡做

什麼就做什麼。——半點鐘之前，我接到兄弟來的一封電報，這封電報證明了那個女人說的話一點兒都沒有錯。電報上說惠明把自己犯的過失一一告訴了他，求他幫助他兩百塊錢，讓他逃到外國去……

崔
（捧住自己的臉，）哦，天哪！

第四幕

(感化院三層樓上的一道走廊
立在走廊裏玩)

程伯廉，曹家駒，胡有成，鄭鈞，衛廉德，錢惠明六人

程 我此地有一個銅元。

曹 拿牠幹什麼？

程 我把牠放在地上。你們大家立在四旁邊。誰丟中了，就給誰拿去。

胡 錢惠明，你不加入嗎？

錢 謝謝，我不加入。

鄭 不愧是個聖人！

衛 他原是到這兒來散悶的，怎肯加入呢。

|錢

(自語着)我若是不和他們一同玩,可不聰明。大家已經很注意我了。我非和他們一同玩不可,不然真要寂寞死了。——聽說院裏因此自殺的人,已經有不少了。——我如果能够逃走,那是最好;萬一逃走不成,或竟摔死在下面,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總之,於我是有百益而無一害的。——胡有成對於院裏的一切情形都很熟悉,倒要同他聯絡聯絡呢。——最好是讓我來把聖經裏的那些風流韻事說給他聽。——我看全院之中,只有他的相貌來得最蠢,要利用他大概是不難的。

|胡 嘿,我去中了!

|鄭 看吧,我也來啦!

|衛 你恐怕要等到後天纔去得中呢!

|鄭 馬上中給你看!——天老爺幫幫我的忙呀!——

大衆 好眼力!中的真巧!

|胡 (拾銅幣) 謝謝!

鄭 是老子得到的，還不拿來，你這隻狗！

胡 你是豬！

鄭 你是沒頭鬼！！

胡 （給了鄭鈞一個耳光，）瞧！（反轉身來就逃。）

鄭 （追上去，）看老子不打死你！

大衆 （跟着追上去，）快快！捉住他！快快！

錢 （望着窗子自語着，）——避雷針倒是一直通到底下的。——不過要縛上一塊手

巾纔行。——唉，我想起了她，渾身的血就湧到頭上來了。史志明的事，也使我感着十二分的不安。——我如果逃走成了，我很想到報館裏去找一點事做做。稿費同牠論行數算，每百行是多少。我可以替牠徵求廣告，打聽新聞，或是寫些關於地方上的，倫理學上的，心理學上的文章。這樣總不會餓死了。吃飯有平民飯館，喝咖啡也有咖啡館。——只是房子六十呎高，牆上的石灰因為房子老了也很容易掉下來，這倒是

一件爲難的事……她一定是很恨我的，因爲我把她的自由剝奪了。無論如何，我總脫不了強姦的罪名。——但願她對於我的怨恨，能够漸漸的平下去就好了……再有八天就是大圓月亮。明天我得把門縫上塗上點油纜行。星期六之前，總要打聽出鑰匙是在誰身邊纜行。——星期日晚上做禱告的時候，我只裝着發急病的樣子。——可是萬不能有第二個人生病。這一切的計畫明瞭極了，似乎我已經實行了。窗子倒不難上去，用力一跳就可以上去了；不過避雷針上總得縛上一塊手巾纜行。——瞧，閻王從那邊跑過來了。（從左邊下。）

（醫生白克魯博士借一銅匠自右邊上）

白 ……窗子雖在三層樓上，並且下面還長着蓐麻；可是他們真要逃走，管得你有沒有蓐麻呢。——去年冬天有一個孩子從屋頂上天窗裏逃了出去，不料卻跌下去摔死了，還得我們去替他殮尸，埋葬，真麻煩……

銅匠 窗子外面的柵子，要不要用鐵做？

白 正是要用鐵做——並且因爲不能把牠安在牆裏，所以還得用釘把牠釘牢纔行。

第五幕

(貝繩武家中的一間睡房 貝蕙芬睡在牀上 醫生何心泉博士坐在她牀前替

她看病——貝繩武夫人及長女米貝貴芬女士立在牀前)

何 小姐究竟多大年紀了？

蕙芬 十四歲半。

何 我十五年以來替病人開藥方，總喜歡用白老特氏藥丸，因為病人吃了都很奏效，比魚肝油，鐵質藥酒那一類東西好多了。你也不妨拿牠吃着試試看。起初每天吃三粒，然後逐日的增加上去。有一次一位衛總長家裏的小姐生了病，請我去看，我也替她開了白老特氏藥丸，說是叫她每三天增加一粒，不料他聽錯了，每天加了三粒，吃了還沒有三個禮拜，說是已經能陪她母親到莫干山避暑去了。——小姐的病，忌多跑

路，多吃零物；可是只要你高興的時候，卻不妨多運動，多吃東西。你心忪頭痛，怕寒發暈，消化不良等等病狀，不久自然就會好的。衛總長那位小姐在莫千山纔住了八天，聽說早飯已經能夠吃一隻紅燒全雞跟連皮的小馬鈴薯了。

貝夫人 何先生用杯酒再走吧？

何 多謝，多謝，我車子在外邊等呢。小姐的病，幾個禮拜之內就會好的，太太不必多耽心思。——再會，貝太太。再會，貝小姐。再會，再會。（貝夫人送他出去。）

貴芬 （憑在窗子上，）你們的簾懸木又開了花了。——你睡在牀上看得見嗎？——簾懸木一開就謝了，真快，真不值得爲牠快活。——我現在要回去了，我同德明約好在郵政局門前碰頭，預先還得到裁縫那裏去一趟。頂小的那個孩子已經要替他做褲子了，大的那一個今年冬天還得替他添一套衛生衣呢。

蕙芬 有時心裏覺得很舒服，像是一切充滿了愉快和朝氣似的。真想不到病中還能領略這一番滋味。我往往想着在夕陽晚照的時候，到郊外草地上去散步，或是沿着河

岸找櫻草，或是坐在岸上做我的甜蜜的夢，忽然一陣牙痛。來把我的思潮打斷，身上一陣熱，一陣冷，眼睛也花了，只見許多鬼怪在我面前亂跳，大約我的死期已近了把？——好多次睡醒了轉來，總看見媽媽在哭——我心裏真是說不出的難過，姐姐！

貴芬 —— 你要不要把枕頭放高些？

貝夫人 （送了醫生回來，）醫生說你嘔是會停止的；停止以後，不妨仍舊起來走走：

：蕙芬，我也覺得你還是起來坐坐的好。

貴芬 等我再來的時候，你一定又在生龍活虎一搬的團團轉了。——媽媽，我現在要回去了，我無論如何還得到裁縫那兒去一趟呢。妹妹，願上帝保佑你。（吻蕙芬，）保佑你的病趕快好！

蕙芬 再會，姐姐。——下次來的時候，請帶些櫻草給我。替我候候你的孩子們！再會。

（貝貴芬下。）

蕙芬 媽媽，何先生在外邊和你說了些什麼話？

貝夫人 他沒有說什麼。——他祇說衛家那位小姐也是常常要頭暈，生黃病的人都是這樣的。

蕙芬 媽媽，他說我是生黃病嗎？

貝夫人 他說等你胃口一恢復原狀，就不妨吃牛奶，蔬菜，肉食一類的東西了。

蕙芬 媽媽，我怕不是生黃病吧……

貝夫人 是生黃病，好女兒。心上放寬了，蕙芬，你是生的黃病。

蕙芬 不是的，媽媽，我自己知道的很清楚。我生的不是黃病，我生的是黧眼病……

貝夫人 你生的是黃病，何先生剛纔說過的。心放寬了，寶貝，病就會好的。

蕙芬 我的病是不會好的了。我生的是黧眼病，我是非死不可的了，媽媽。——哦，我是死定了的。

貝夫人 你不會死的，乖乖！你不會死的……哦，天哪，你是不會死的！

蕙芬 那你爲什麼哭的這樣傷心呢？

貝夫人 你不會死的，乖乖！你生的不是臟脹病，你有了孩子啦，乖乖！你有了孩子啦！——
你怎會做出這樣的事情的呀！

蕙芬 ——我並沒有做什麼事——

貝夫人 蕙芬，你不要抵賴了！——這一切我都知道了；但我怎好向你說呀。——蕙芬呀，

我的蕙芬呀……

蕙芬 媽媽，這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因為我還沒有出嫁呢……

貝夫人 皇天菩薩，正是因為你還沒有出嫁，所以事情纔更糟啦！蕙芬，蕙芬，你做得好事

呵！！

蕙芬 阿彌陀佛，究竟怎樣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們睡在堆草的屋子裏……媽媽，
我在世上除開你之外，並沒有愛過別人。

貝夫人 我的心肝——

蕙芬 唉，媽媽，你當初爲什麼不把一切的話都向我說了昵！

貝夫人 乖乖，再說下去，你我心上愈加難受，還是不要說了吧。打點出精神來！不要疑惑我了！試想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我怎好同她說起這話呀？我照着你外祖母教育我的方法來教育你，並沒有錯了一點。——哦，蕙芬，一切的事，只有聽諸天命了，幸好現在孩子還沒有生下來，還有盡人事的餘地呢。我們如果放大了胆子去幹，上帝一定會保佑我們的。——蕙芬，放出精神來！——唉，平日歡歡喜喜的在家裏過着太平日子，那料忽然間竟出了這麼一件事情呢……你——你爲什麼打戰呀？

蕙芬 像是誰敲門。

貝夫人 我並沒有聽見門響，乖乖。（跑去開門。）

蕙芬 我可聽的清清楚楚。——是誰在外邊？

貝夫人 ——沒有誰——是花園街的施老太太。——哦，施老太太，你來的正巧呀。

第六幕

（男女工人在山上葡萄園裏做活——傍晚的太陽，漸漸的沉到山背後去了——清澈的晚鐘聲從山谷下面吹上來——姚文龍劉怡祖二人在懸崖下的葡萄裏的草地上滾着）

劉——我已經倦了。

姚——不要悲傷——錯過一分鐘都是可惜的。

劉——眼看着整串的葡萄掛在葡萄架上，可是再也吃不下了——要是等到明天呢，卻又做了葡萄乾了。

姚——我最不願聽人說倦的一個字，就像我忍不住飢餓一樣。

劉——我實在不能再吃了。

姚 瞧，這一串又大又甜的葡萄，不吃豈不可惜！

劉 我真動彈不得了。

姚 我把葡萄籐彎了下來，整串的葡萄就毫不費力的送到我們嘴裏來了。等把葡萄吃完了，再把空籐仍舊放回去。

劉 還不會等得及我下決心，力氣又恢復原狀了。

姚 何況是在這麼好的晚景裏，鐘聲多麼好聽。我想將來未必有比這樣再好的日子。

劉 —— 我有時覺得自己已經當了牧師了，家裏僱了一個很和氣的當家女人，置了一間很豐富的圖書館，各界都來請我擔任職務，並且還送了我許多的勳位之類。星期一到星期六這六天坐在家裏預備演講的材料，到了星期那天就到外面去傳教，出去散步的時候，常常遇見男男女女的學生跑上來和我握手，一回到家裏，咖啡蛋糕已經一齊放好在桌上。還不會等我坐定，又有女孩子送蘋果來了。—— 文龍，你想得出比這樣更好的將來嗎？

姚 我所想的是惺忪的倦眼，櫻桃式的小嘴，跟掛着土耳其帳幕的繡房。——我最討厭的是假道學。最可恨的是那班老先生，當着我們的時候，總是裝出一副正經的面孔來，滿口的仁義道德說個不休，及至背着人的時候，也是和我們一樣的說笑打渾。這一切我知道的都很清楚。——我若是發了一百萬的家私，我總替上帝立一個紀念碑就是。——人類的前途就如同一碗上面鋪着白糖和肉桂的牛乳粥。有些人自己跑來把這碗粥摔掉了，卻又哭着怪命運不好；有些人把這碗粥先拌亂了，卻再找那糖和肉桂吃，也是徒然自苦。最好的辦法是揀粥面上的現成的白糖和肉桂喫了，豈不省力？——這並不是難學的事，你信不信？

劉 ——我們儘揀好的吃罷！

姚 喫贖下來的渣滓，讓雞去喫。——許多籐上的葡萄已經給我喫光了。

劉 我們努力的喫吧，文龍！——你笑什麼？

姚 你又動手喫了嗎？

劉 總得有一個人先開始呀。

姚 三十年之後回想今晚的情形，一定是很有意思的！

劉 而現在這一切是多麼自然呀！

姚 爲什麼不應該這樣呢！

劉 卅年後，我們兩人之中，如果偶然只贖下一個人了，回想起來也許會哭呢。

姚 不要難過！（吻劉唇。）

劉 （吻姚唇）我從家裏來的時候，原想同你說幾句話就回去的。

姚 我等得你好不心焦。——講道德，也要配纔像樣呢。

劉 可不是。——我如果不會找得着你，我心裏一定很不舒服的。——文龍，我真愛你，除

開你，我再沒有第二個愛人了……

姚 不要難過！——卅年之後回想起現在，自己也許會覺得可笑呢。——可是在現在看

來，卻如此有趣。太陽把全山照得通紅的；滿園的葡萄儘着我們來喫；晚風刮着山巖

呼呼的作響，如同是有意向我們討好似的……

第七幕

（十一月的月夜——樹上的殘葉，給風吹得沙沙地作響——浮雲在月色中奔馳着——錢惠明從外面爬到公墓的圍牆上來）

錢（從圍牆上跳下來，）這裏他們可找不着了吧。——且讓他們在窰子那些地方尋

去，我現在可以透一透氣說一聲「我去也」……

但是衣服破的這樣，錢袋裏也是空空的，人家見了一定會把我當作是歹人呢。好吧，白天儘揀有樹林的地方走得了……

我踏倒了一個十字架了。——一切的草木都凍了，好淒涼的冬夜呵……

跑在死國裏來了！——

從感化院天窗裏逃出來的時候，還不及跑這條路這樣艱難！——唉，真料不到她竟

會這樣的下場……

我現在如同是倒掛在懸崖陡壁之上了，前途只有絕望，唉，倒不如起初不逃走的好！爲什麼教她爲了我去犧牲呢！——我是她的罪人，應該懲罰我纔是道理！——唉，無知的運命！——就是教我做苦工挨餓也是應該的……

我這生命還有什麼意味？——而今罪案如山，我是再也不能振拔的了。想不到連自殺的一點兒勇氣也沒有了……

我並不是怎樣的壞人！——我並不是怎樣的壞人！——我並不是怎樣的壞人呵！——怕從不會有過一個人，像我今夜這樣羨慕過死人呢！——然而要自殺又沒有這勇氣！——哦，但願今夜發狂死了，豈不爽快！

她的墳墓大概要到那邊的新坟堆裏去找呢。——每塊石頭被風刮出一種異樣的聲響，好動人的悲調呵。——爛了的花圈，一絲一絲的掛在十字架上，就像是鄉下人家插在田裏嚇鳥兒的草人一樣。——所有的坟墓上，都是掛着這種草人兒，並且形

狀一個怕似一個，加之又那樣的高，恐怕連鬼看了也要嚇跑了呢。——怎地墓碑上的金字，也發出那樣悽慘的光芒：坟前的楊柳隨風飄動，連碑上的字都給他掩了。

一個禱告的仙童——一塊石碑——

一片浮雲把月光遮住了。

——看浮雲在東天行軍

似的奔馳！——天上連一

顆星也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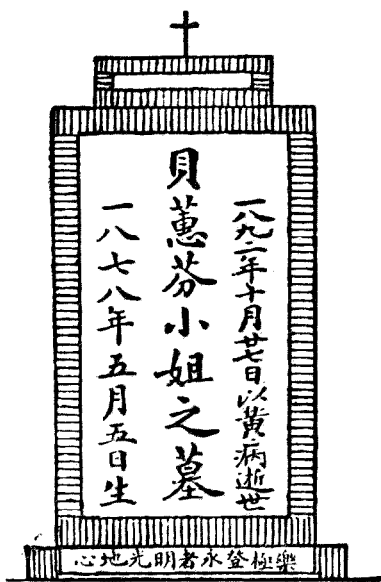
這四圍不是冬青櫛嗎？——

——哦，冬青櫛——女孩

子——

是我殺了她了！——是我殺了她了！——只有絕望！——我不該在這裏哭。——走吧！

——走——



（史志明把頭挾在腋下，穿着坟墓一高一低的走過來。）

史 惠明，稍許等一會兒！像今夜這樣的好機會是不容易再有的了。你不知道空間跟時間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

錢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史 （指着圍牆的一角，）我從圍牆那邊來的。你把我的十字架踢翻了。我剛躺在圍牆上面。——惠明，把你的手遞給我——

錢 你不是已經死了嗎！

史 把手遞給我。我知道你一定會感激我的。再往下去，你可不得了啦！這真是一個巧遇。——我是特地爲你來的……

錢 你夜裏不睡覺嗎？

史 無所謂睡覺。——我們或是坐在教堂的鐘樓上，或是坐在高屋頂上，一切都是隨着自己的高興……

錢 一點兒休息都沒有嗎？

史 爲的是尋樂呀。——我們有時繞着旗竿兒玩，有時在鄉間的小教堂上徘徊着。有時飛來飛去，如同公民大會哪，災場哪，花園哪，宴會哪，沒有一處沒有我們的足跡。——有時伏在人家的烟囱裏，有時藏在人家的帳沿背後。——把手遞給我。——我們與人世雖不往來，然而世上一切的事，我們都能聽到見到。世事茫茫，真是毫無意思，我們看見牠們的一舉一動，真忍不住要笑。

錢 笑也無補於事呵。

史 本來何必要有補於事呢？——世上一切的好事壞事，我們是無分的了，我們已經超越了人世了。我們各管各事，毫不往來，因爲我們覺得交際實在是一件麻煩事。我們兩袖清風，也不慮得失，也不解苦樂。總之一句話，我們大家都是很知足的。——我們輕視世上的活人，覺得牠們是不值得我們憐恤的。牠們的所作所爲，在我們看來，只當是解悶的玩意兒，所以真不值得去可憐牠們。我們對於人間的悲劇的觀察，雖然

各各不同，然而總是暗暗的好笑。——把手遞給我！你把手遞給了我，你就知道你是何等的幸福愉快了……

錢 照你所說，你看了這種種不會厭惡嗎？

史 這倒不，因為我們已經超越了一切了。我們只是覺得好笑罷了！——他們葬我的那一天，我立在槓夫堆裏旁觀，這真是所謂超越了一切了！他們說的話，笑的我忍不住只得逃開去了。這種超越一切的自由的生活，確能替我們死人解嘲……我沒有得到解脫之前，大概也給我現在這一班同伴笑了的呢。

錢 ——我現在對於死還感不着特別的興趣。

史 ……你們這班活人，真是不值得可憐的。——老實告訴你，我當初也沒有想到死會這樣有意思。現在回憶起來，覺得那時的我真是太傻了。如今我是把一切黑幕都看透了。——惠明，你還有什麼委決不下的！把手遞給我！一眨眼之間，你就如同登了天堂了。——你要知道你如果不死，實是一樁罪過……

史 | 錢
——人死了之後，可以把一切的事都忘了嗎？

我們是無所不能的。把手遞給我！我們可憐世上的青年儘着在理想中做着空中樓閣的幻夢而自尋煩惱；我們更可憐世上的老人，爲了不肯示弱於人，只得把滿腔的悲哀藏在心的深處。我們眼看着世間的帝王，有時也要爲了民間毀謗他的歌謠而不安；我們眼看着世上的徒手遊民，有時也要爲了死後上帝的賞罰而耽憂。我們能够看透世上小丑的假面具，我們也能看見許多詩人在暗中戴上他們的假面具。世上所謂乞食的人，在我們看來是最知足的人；世上所謂的勞苦窮困的人，在我們看來不啻是資本家和富翁。我們看見世上男子和女子講愛情的時候，彼此紅着臉兒，因爲他們大家自己心裏知道這不過是一個騙局而已。做父母的把兒女們一個一個的盲目地送到社會上去，自己還要誇口說：你們有我們這樣的父母，真是你們的福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老是這一套把戲。我們看見世人稱道的純潔的男女青年背着人的時候做她們的醜勾當；我們看見人人唾棄的最下賤的娼妓背着人的時

候在讀古詩……我們看見鬼神常常彼此丟臉，所以堅決地相信他們都是些醉漢而已……惠明，死了只有安靜，只有快意，你只須把你的小指頭遞給我就可以了。——像這樣的好機會，就是等到你頭髮白，也是很難再遇到的了！

錢 ——志明我現在如果把手遞給你，並不是因為你這一番話打動了我的心的原故，不過是因為自己覺得品格太低下，大可不必再活在世上了。——我的人格破產了。我往日的名譽，勇氣，一一的消失了。我再不敢看重我自己了——現在只有往死路上走的一個方法，再沒有什麼可以阻擋我的了。——我真是世上一個最下賤的人呵……

史 那末，你還有什麼委決不下呢……？

（某隱者跑上來。）

某隱者（向錢惠明說，）你餓的打戰，那裏還能夠討論這些問題呀。（向史志明，）走開去！

錢 你是誰？

某隱者 你日後自然會知道的。（向史志明，）躲開去！——要你在這兒幹嗎！——你的頭爲什麼不好好的長在脖子上？

史 我用手鎗把自己打死了。

某隱者 那你去做你的沒頭鬼得了。你的生命已經成了過去了！你不用把你那臭味兒，站在這裏薰人。——你把自己的手指去看一看。呸，已經在腐爛了。

史 請你不要趕我走……

錢 喂，你究竟是誰呀？

史 請你不要趕我走。讓我在這裏玩一會兒，我一點兒也不來妨礙你們就是了。——地下太蒼涼悽慘了。

某隱者 那末，你爲什麼先前還說什麼超越一切，儘着吹牛呢？——難道你自己不知道是在自騙騙人嗎？——虧你撒謊撒得那麼樣滔滔不絕的呢，你這個臭皮囊——你

既這樣求我，那末，我就允許你吧。可是不許再吹牛，也不許玩你那騙人的把戲！

錢 你究竟是誰？說是不說？！

某隱者 不說。——我勸你現在任何事信任我，我很願盡心盡力的，替你策畫你將來的

事業。

錢 你莫非是——我爸爸吧？！

某隱者 難道你爸爸說話的聲音，你都認不出嗎？

錢 我認不出。

某隱者 ——你爸爸這時候正在你媽媽身邊找安慰呢。——我願把你前途應走的路子，指示給你。你現在這樣倉皇失措，不知自主，完全是因為你遭了不幸的原故。你只
要喫過一頓暖的晚飯，包你頭腦就會清楚了。

錢 (自語着) 這一定是閻王派來的個鬼吧！——(高聲)自從我犯了罪之後，就是
吃一頓暖的晚飯，也不能把我的心緒弄平下去了。

某隱者 可是出入全在這一頓晚飯上！——我可以告訴你，她的體質很強健，小孩子本可以安安穩穩的生下來的，都是因為施老太太給她打胎，所以纔把她的性命送掉的。——我現在把你送到社會上去，讓你有機會開闢一番天地，並且認識認識世界上一切有意思的事物。

錢 你是誰？你是誰呀？我是無論如何不能信任一個陌生人的。

某隱者 你如果不信任我，你是永遠不會認識我的。

錢 真的嗎？

某隱者 當然是真的！——並且除此之外，你那兒還有別的生路呢。

錢 無論什麼時候，我都能把手遞給我的朋友。

某隱者 你朋友完全是個騙子。凡人只要還有一線希望，是無論如何不該去死的。什麼超越一切不超越一切，這種滑稽家真是世上第一等的可憐蟲！

錢 滑稽家不滑稽家我不管。你要是肯告訴我你是誰，就請你爽爽快快的說出來，不然，

我就要把手遞給你說的這位滑稽家了！

某隱者（向史志明）——你以為怎樣？

史 惠明，他說的話不錯。我先前所說的都是信口開河，請你不要相信。你跟着他走得了，於你只有益處。縱使他隱着不教我們看見他，然而他至少總還是一點實在的東西！

錢 你信神不信？

某隱者 看情形去。

錢 火藥是誰發明的？你能告訴我嗎？

某隱者 火藥是一個德國名叫許華池（Berthold Schwarz）的和尚，在西曆一千三百三十年左右發明的。

史 如果他不發明火藥，我豈不感激他呢！

某隱者 那你上吊也一樣可以死的？

錢 你對於道德的見解怎麼樣？

某隱者 你這東西難道我是你的小學生嗎？！

錢 我那兒知道你是誰呢？

史 不要吵嘴！——請你們不要吵嘴，吵嘴是吵不出結果來的。——你們如果要學那班酒肉朋友吵嘴，那末，我們——兩個活人，一個死人——又何必在這麼樣的深夜，坐在這兒談天呢。——我很願意聽你們好生的議論下去，不然，我就挾着頭走路。

錢 你總是那麼個老鼠胆子！

某隱者 他說的話不錯。我們不能因為他是鬼，就看輕他。——道德這個東西，是兩個虛量相乘所得的實數。所謂兩個虛量者，一個是應該如此做，一個是情願如此做，既情願而應該做的事情，便是道德；道德本身，乃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東西。

史 你爲什麼不早把這話和我說呢？——我簡直是被道德殺了。我所以自殺的原因，是怕我留了級，我父母要嘗失望的苦痛。耶教十誠裏說過：「孝敬父母的人，一定能享高壽。」在我這次發生的事情，這句話是丟盡臉了。

某隱者 朋友，這原是你自己神經過敏了。縱使你當初留了級，你父母至多也不過是氣的叫罵一頓就完事了，那裏就會死呢。

錢 你這話確是不錯。——可是我能向你說，我先前若是把手遞給了志明，那唯一的罪人就是道德。

某隱者 這正是你跟史志明不同的地方。

史 我真不信我們的差別，相去竟有這麼遠。敬愛的不相識的，當我帶了手鎗朝樹林裏跑的那時候，你怎會不會也偶然的遇見我的呢。

某隱者 難道你已經把我忘了嗎？你在最後的一刹那，不是還站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的嗎？——我看這裏並不是一個正式談話的地方，我們可以不必儘着議論下去了吧。

史 可不是。況且現在又漸漸冷起來了！——他們雖然替我穿上一套新年拜客穿的衣服，可是既沒有小衣，又沒有襯褲。

錢 再會了，好志明。這個人把我領到什麼地方去，我現在雖然不知道；但我相信他終究是一個人……

史 惠明，我先前勸你把手遞給我，你可不要懷恨在心！我是因爲你我的舊交情還在，所以纔來勸你的。——唉，我現在只要能够跟你再到世上去跑一趟，那我真要一輩子悔恨我從前輕輕送了自己的性命過於孟浪了呢。

某隱者 人生的際遇原是各各不同的。譬如你只會安分守己，對於一切不存慾望，他（指錢惠明）卻不論對於什麼事都抱着懷疑的態度，是從來不肯冒昧從事的。——再見吧。

錢 志明，再見吧！謝謝你今夜還來和我見一面。我們這十四年裏頭，什麼愉快的日子沒有一同過過！志明，我此番到社會上，無論前途是好是壞，無論我這人變得怎麼樣，我總不會忘了你的……

史 謝謝你，親愛的，謝謝你。

錢 ……就是我一旦老了，也祇有你纔能够比世上一切的活人，更加和我接近。

史 謝謝你。——祝你們一路平安！——不要因為我就誤了你們的前程吧。

某隱者 小孩子，跟我來！（挽着錢惠明的手臂，從坟墓堆裏走了。）

史 （自語着，）而我卻挾着頭坐在這裏。——月亮給雲遮住，一忽兒浮雲流過，又看見

月色了，可是並不比先前格外的明亮。——還是回到我那個地方去吧。十字架給他踢倒了，這獸子真大意，還得我自己去重新豎起來呢。等一切的事情做完了，只有仍舊去躺着，靠着腐爛取暖，自尋歡笑……

附錄一

Kammerspiele 戲園觀劇記

春醒是我今年春假裏譯出來的。半年以來，頗讀了些衛氏的詩歌戲曲，以及其他作家關於衛氏思想生平的著作；然卻始終沒有一個機會，可以看到春醒排演。我常常的當作一件恨事。前天上午和一個德國朋友從公園裏散步回來，在街上看見 Kammerspiele 戲園的戲單上印着春醒兩個大字，急忙走近去仔細一看，這一樂真是非同小可！——原來春醒又將開演了！吃完了午飯，因為戲園要到四點鐘纔賣票，所以就同着一個高麗同學，到一位研究地理的德國學者家裏去談天。我們從上海五卅慘劇談到西藏印度，從印度談到太谷爾，從太谷爾談到丁文江，張君勱的科玄之戰——約摸談到四點鐘，我就告了辭出來，一口氣跑到 Kammerspiele 戲園買了一張戲票。票子買到手，心放寬

了一半，於是又跑回家裏，胡亂吃了一頓晚飯——麵包和香腸。戲園要到七點半鐘纔開演，我六點半鐘已經候在門口了。那種「熱鍋上的螞蟻」的神氣，現在回想起來，自己也不覺笑了。在戲園裏好容易挨到七點半鐘，電燈纔慢慢的暗下去，人聲纔漸漸的靜下去，而我久已相思的春醒終於開演了。

衛德耿一生受盡了自命爲道德家的人的攻擊和凌辱。當他的傑作春醒在 Kammerspiele 戲園開始排演時，劇場中幾乎每次都有辱罵聲。就在最近，教會裏的人也還請求警察廳禁止衛氏的 Büchse der Pandora, Schloss Weterstein 等劇開演哩，但究竟沒有成功。原來社會上的一班人，已經從攻擊衛氏劇本爲不道德，掉轉頭來欣賞贊觀衛氏劇本的偉大了。就是戲園裏的罵聲，現在也聽不到了。

Kammerspiele 戲園這次排演春醒，刪去了第二本第三幕和第二本四、六兩幕。其餘保存下來十六幕裏的人物和詞句，也略有刪改之處。這實是戲劇界的一種普通的現象，並不是衛氏的劇本不適於舞臺表演。

春醒感我最深的，要算第二本第七幕和第三本五、七兩幕。

史志明在自殺之前，在生和死之間掙扎着，那一種悲慘的哀鳴的聲音，真感動人。志明天資笨拙，讀書不能上進，加之又被困於先天的性的煩悶，以致弄得神魂顛倒，留班降級，偏偏他父母又非要教他做一個「唸書人」不可，不許他改業，他爲救他父母失望的苦痛計，只得去自殺，所以他自殺是不得已的，是被社會逼得這樣的！他在臨死之前，還偶然遇見了他的舊同學梁蘭清女士一次；「生命」雖在他眼前作了最後的閃爍，可是終於不能使他覺悟，他終於去自殺了。他自殺前那種苦痛的樣子，是何等的淒慘可憐呀！

貝蕙芬之死，一部分可以說是給她母親害了，因爲貝夫人在蕙芬已有孕之後，如不請人替她打胎，（這種顧全面子的行爲，完全是無意識而且不人道的！）蕙芬何致夭亡呢？當她病倒在床上，她母親怪她不該做出那樣的事情來的時候，她卻帶着哭聲向她母親說：『媽媽！我在世上除開你之外，並沒有愛過別人。』唉，可憐天真爛漫的蕙芬，竟給她生身的母親騙了，害了！當我聽到臺上的蕙芬說這話時，我的熱淚竟忍不住流下來了。好

一樁傷心的人間悲劇呵！

末一幕中，隱者和史志明代表生死兩個意志，同錢惠明辯論生死的意義。錢惠明是一個強者，所以他終於跟着隱者跑了。那一席話，充滿了活潑潑的朝氣，指示了我們青年應走的道路——就是教我們向現實的生活裏去奮鬥，求生；不要退向死路上去求那虛無縹緲的安逸和淨福！

那一晚，無論是就舞臺上的藝術說，或是就劇場裏的看客說，我都很滿意。何以說看客能使我滿意呢？就是因為他們懂得劇場的規矩，不亂拍手亂叫好，擾亂劇場的肅靜的空氣，所以我說他們很使我滿意。我想，等到國內的劇場也養成功這種好習慣的時候，戲劇一定有了極大的進步了。

我很感謝 Kammerspiele 戲園使我能在這個譯本付印之前，親自看到春醒排演；我尤其感謝牠使我能借這個機會，把我在序言裏沒有說完的意思補寫在這裏！

我不但希望把這個劇本快快的介紹給國內的知識階級，我更希望把這個劇本快

快的介紹給國內的民衆。倘若國內愛美的戲劇團之中，有那一個要排演這個劇本，我很願意把我由 *Kammerspiele* 戲園得來的佈景的知識，貢獻給牠做一個小小的參考。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十八日元吉記於德國明星

附錄一

劇中人物

Frau Bergmann	貝繩武夫人
Ena Müller	米貝貴芬女士
Wendla	貝蕙芬小姐
Herr Gabor	錢亮祖
Frau Gabor	錢崔鳳英女士
Melchior Gabor	錢惠明
Rentier Stiefel	史石侯（靠利息生活者）

Probst Stiefel	史憲伯
Moritz Stiefel	史志明
Hänschen Rilow	姚文龍
Lämmermeier	李源生
Ernst Röbel	劉怡祖
Georg	吳炳麟
Otto.....	周希人
Robert.....	張堯成
Thea	戴蘊娥小姐
Martha	趙德貞小姐
Else	梁蘭清小姐
Rektor Sonnenstich	中學校長陳述禹（陳糊塗）

Affenschmalz 侯喬生 (侯糊猴)

Knüppeldick 王濤 (王矮子)

Hungergurt 汪志成 (汪長子)

Fliegentod 狄蔭甘 (狄僵尸)

Zungenschlag 孫可法 (孫結巴)

Knochenbruch 楊鸞鳴 (楊拐子)

Habelald, Pedell 校役陸錦

Pastor Kahlbauch 牧師伍宗德 (伍大肚皮)

Ziegenmelker 齊根生

Dr. Prokrustes 白魯克博士 (感化院院長)

Diethelm 程伯廉

Reinhold 曹家駒

中學教員

Ruprecht.....	胡有成	} 感化院中之青年
Helmuth.....	鄭鈞	
Gaston.....	衛廉德	
Medizinalrat Dr. Brausepulver.....	醫生何心泉博士	
Ein Schlossermeister	銅匠一人	
Der vermunnte Herr	某隱者	

